



毛詩考

林氏自山序

8712  
863  
1.







毛詩考卷一

三家說不合古書漢儒未知毛詩其說皆出自三家故漢人著作中論詩者大易惑人可戒

國風

周南第一  
關雎后妃之德也樂得淑女子風之始也風化本於閨門

曰德曰本曰志所以示三篇一貫也  
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周公制禮樂其用之如此故稱天下故用之鄉人焉如鄉射用之邦國焉如燕禮是也周禮謂諸侯為邦

門 863 卷 1

明治三十八年二月十八日



國此亦一例  
主王室為辭

右釋關雎之用葛覃卷耳  
亦包焉

風風也多序卦例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右釋國風之風釋又下出故簡

詩者志之所之也詩之言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言者

篇章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者凡言也此言之不

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言永歌之

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舞於

右釋詩

情發於聲歌聲永聲成文謂之音五聲雜比以治世

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政和故人亂世之音怨

以怒其政乖乖和反亡國之音哀以思思言鬱陶其

民困三者非聲成文則不著故正得失聽其音而

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詩出於人情之

右釋音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舊說以二句當厚人倫

如夫婦臣美教化如行必移風俗正聲感人而故

詩有六義焉詩之用至大故一曰風國風也然雅



化之二曰賦直陳其事也三曰比以彼喻是也左傳葛藹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四曰興以彼起是也子曰閔睢鳴興於獸五曰雅正聲也然風亦正聲特以天下與一國分之六曰頌歌於廟主上以風化也此非專為主文而諷諫婉而成章節言之者無罪詩可以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此節於變風右釋詩之用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即經成厚美之反國異政家殊俗各自成一統也而變風變雅作矣政異俗殊而風雅亦變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史掌前志審知國俗傷敗之所由者也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此二句相比上句有助字宜細繹之吟詠情性以風其上永歌萬民之情性以刺君上也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美國史以示變風之所以與聖製也並立也舊俗即先王之本俗也故變風省變也國史以下主發乎情止乎禮義淫亂怨怒民情之變風論之發乎情止乎禮義謫上者發乎情民之性也吟詠民之情性故止乎禮義懷舊俗而格君心變風亦皆先王遺澤中物也故並二南而無愧右釋變風變雅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古義之要在茲一國之美



惡必繫之其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王國  
曰雅雅者正也風也然繫一人之本雅者正也正歌正音  
則一也所謂君子之德風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轉而釋之如政有大小  
正每篇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序卦之例政有大小  
亦是義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屬王無小雅幽王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頌之言以其成功告於神明  
者也神明兼內祭外祭此頌是謂四始四者古名  
詩之言始也舜曰詩言志子曰興於詩及周詩之  
禮大司樂所教詩之為教化之始大可見矣詩之  
至也此詩之所以為至教也  
右釋四始之別

然則因風繫一人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文王  
其詩是風然周室既建則故繫之周公周公贊化  
文王王者也不得有風宣治於外此二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鈞是南國也  
南所以分繫也周召所掌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皆是全詠  
而繫之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然文王教化之所  
也之諸國故因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統諸侯名曰召南刑于寡妻正其始也  
季札曰始基之矣  
右釋周南召南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后妃樂內憂在進



賢不淫其色憂云哀云發三章之義也○淫色男

之寵哀窈窕思賢才憐其美容而慕中德之良而

無傷善之心焉無忌害其是關雎之義也此節資

以說詩義猶樂記資於易大傳以說禮樂

右釋關雎之義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關關雌雄聲和也窈窕淑女君

子好逑窈窕間高貴態度也淑女后妃所

興也以雎鳩之和而有別興淑女之可配君子也

子曰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

凡興體宜因斯語繹之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興也荇菜亦水物此詩之貫也

流左右而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興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言常著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悠悠思服不已也臥而不周曰輾輾轉也此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興也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荇菜則既求而得之我得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興也爾雅芼搯也拔取之意故

言既采而擇之○芼傳曰擇少儀為君子擇蔥薤此

美之說於左右不切窈窕淑女鐘鼓樂之鐘鼓盛



關雎五章章四句

為三章者誤也詩無一章而再興兩兩相比者

葛覃后妃之本也

詠其德性而未嫁故曰本

后妃在父母家

因葛之萋萋先於黃鳥于飛

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

斲濯之衣

序與經交錯成辭者既嫁而斲濯則在室而斲濯亦可知

尊敬師傅

既嫁而有禮於師氏也

則可以歸安父母

安釋寧也春秋從祀先公左傳順祀

先公一例也

化天下以婦道也

二則字可玩父母與師對女功與婦道對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

賦也萋萋新芽良多例后妃將有事於葛

當其未成遠步中谷而視其榮瘁葛方蔓矣

黃鳥

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比也黃鳥比后妃灌木比文王此咏中谷之物

象以比后妃之當其君子也○以為賦者誤也詩無一章而獨叙其景象者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

早麓傳莫莫施白案此與萋萋對則葉既

盛而成就也

是刈是穫為絺為綌服之無斃

既斬之而煮之精而

為絺而為綌微物不棄可謂能勤矣裁而為衣服葛不厭可謂能儉矣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言語辭也告皆告師氏也告歸君子在其中歸者寧父母也

汗我私溥斲我衣

去汗曰汗私燕服衣私之反

害斲害否歸寧

父母

何衣斲之何衣未斲而可我將服以寧父母矣此寫其自點檢衣物之狀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

詠其中心所存故曰志

又當輔佐君子

又當



云者受上二篇也而三篇如一者亦見周家徽音  
自大姜大任皆有內助后妃不可無此志當字宜  
精繹之  
**求賢審官**也求賢懷人也審官周行  
也審者言官當其人

**知臣下之**

**勤勞**二章以下是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  
內中心也為倭

可畏曰險詖  
**朝夕思念**發明首章之義至於憂勤也  
也婦人無外事曰內曰志曰思念曰憂  
勤皆所以示是義也至變風其例皆同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賦也持易盈之器以采  
嗟我懷

**人寘彼周行**周之列位也左傳可徵嗟我心不在  
焉故也君子方疇咨賢才大夫遠役于外我欲周  
行之富善人者於心竟不忘頃筐之不盈非心所  
求也自常日遊戲之中忽

生是感所謂朝夕思念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崔嵬石山戴土也以下序情  
閔勞之辭我皆使臣自稱也

**姑酌彼金罍**刻雲雷而黃金飾  
**維以不永懷**合下二章是

於地佇立而瞻望四山緬  
然永思意中之綢繆也

**陟彼高岡**后妃所望蓋非一方西有混夷北有玁狁  
試為南山大顛南宮迺東山貌叔大公望

西山閱夫散宜  
**我馬玄黃**爾雅玄黃病也猶何  
生而觀感之

**姑酌彼兕觥**金罍兕觥詩之美辭也  
說人君罰爵羊有錦衣錦裳

**維以不**

**永傷**永傷不唯永懷也詩之於人體其情則代其  
兕觥以寫旅中永傷

**陟彼砠矣**土山戴石曰砠  
**我馬瘠矣我僕痡矣**卒章若景極  
耳嗟其勤苦如何哉



無酒云何吁矣哀慘痛切之辭也猶曰此何等苦毒哉釋詁吁憂也吁亦通用

文王之時征役方急大夫奔命四方者皆大賢名臣不避險苦死生以之者也后妃見其為君子先後奔走豈不中心欣悅乎既悅之能不閔其勞乎既閔之故欲求賢以分其勞亦有不可已者三章淫液而首章之意躍如也卷耳果不可采出遊不樂薄言還歸是卷耳之義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刺  
樛木后妃逮下也恩惠及嬪御也小言能逮下而

無嫉妬之心焉樛木蝨斯桃矢相比皆以不妬示其義在房中之樂實親切矣後世

王后夫人之龜鏡在茲在是詩論之無嫉妬之心一句樛木葛藟之所比其旨雋永無盡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比也樛木下向比后妃逮下葛藟繫而蔓之比衆妾之親附后

妃樂只君子福履綏之閨門之內和氣津津文王樂胥福祿如雲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荒奄也言比覆本末頌云遂荒大東樂只君子福

履將之將大也綏者安泰樂易也將者崇高盛大也成者萬品豐備也詩之序可玩

南有樛木葛藟絜之既絜之又上而尊之遂左右登降以旋之此詩之序也樂

只君子福履成之優游爾休矣綏也爾土宇暇章將也俾爾彌爾性成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大姒有百斯男言若螽斯不妬忌

則子孫衆多也后妃若螽斯不妬忌詩之義躍如

螽斯羽詵詵兮興也螽斯不妬忌一宜爾子孫振振

兮宜多子也振振盛多也以螽斯

螽斯羽薨薨兮飛也羣宜爾子孫繩繩兮繩繩不

螽斯羽揖揖兮揖揖會聚也螽斯始化詵詵衆多矣

揖如也其母不妬忌而多宜爾子孫蟄蟄兮蟄蟄和集

也振振言其蕃衍繩繩言其生生不已蟄蟄言其和樂以翕后妃之多子而相愛皆不妬忌故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樛木螽斯之德有以致之也

俗民風之變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因宜其室家也

有由而然婚姻以時因桃有華也而二國無鰥民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比也夭夭比少艾華比容飾夫

故詠所見以為比猶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東山之興於倉庚

桃之夭夭有實其實華詠時物實與葉追時敷衍之

之令儀則實亦比容華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蓂蓂比容飾一云比室家蓂蓂亦通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是篇唯第二句變其語法耳

樛木后妃綏君子也冬虫斯后妃蕃子孫也桃夭后

妃正國人也三篇亦一貫序皆以不妬忌本之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置后妃之化也周南唯兔置為不閤閨門而序繫之后妃猶召南之有羔羊也

不好德女之相忌也后妃則哀窈窕思賢才而至寤寐反側好德如閨睡其有不格者乎

賢人衆多也比亦以戰陳之勇為言賢人衆多可見矣

武夫為君于城則敵國不敢侵陵起起武夫公侯于城武夫為君于城則敵國不敢侵陵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興也置所以羅兔張之嚴整而極声丁然則狡兔不能犯以興

起起武夫公侯于城武夫為君于城則敵國不敢侵陵

肅肅兔置施于中逵興也遠借起起武夫公侯好仇仇速同猶羣匹王妃之例言耦君或君以輔弼之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書云翕受敷施施字可玩

起起武夫公侯腹心腹心賢於好仇

廉願藺相如之於趙王好仇如管仲咎



墨子亦或古之遺言云文王舉閔矢泰顛果然興

于兔置者取其所由拔擢也興意則如本注

### 兔置三章章四句

采芣苢之美也亂世則武夫實衛封疆芣苢所以次兔置也邦內之事止於是

故序稱后妃亦止於是和平無內闕國無外侮則婦人樂有

子矣晉書巴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殷紂在上干戈未戢非武夫好德何以至此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山海經芣苢宜子采之采采芣

苢薄言有之芣苢大葉長穗好生道旁有之言其有茁然生者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見其有之而拾取之也采采芣苢薄言捋

之捋蓋急於掇也說文乎五指捋取也猶予所持茶○朱注捋取其子也恐臆

采采芣苢薄言結之持衣上采采芣苢薄言禮之衣

上衽於帶也○舊說首章言其初往也二章言其既得而取之也卒章言其携而歸也

史記文帝時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自年六七

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大平氣

景千古在目以是觀於是詩庶乎其有興矣樂有

子之義確哉韓詩曰傷夫有惡疾子貢傳曰童子鬪草雜說耳

###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言德之廣運及遠方也稱德廣猶大明曰文王有明德假樂曰



嘉成文王之道依舊闕雖之化被于南國周南在

此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美化即男女以正也文王

女之際無思犯礼礼皆男女之礼也百禮不與求

而不可得也詩之大義躍如也文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興也喬木高擢雲表竦然而不

然而不可近焉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游女興於喬

息當作思字誤漢之廣矣不可

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比也泳亦不可方亦不

翹翹錯新言刈其楚比也翹翹秀起貞錯薪叢木也

喬木之不可休而欲刈錯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子

薪之楚者求諸其次也漢之廣矣不可

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欲刈不能欲秣不能

翹翹錯新言刈其萋比也楚木也萋艸也非不之子

于歸言秣其駒貴乘馬賤乘駒駒又微於楚

可求即女皆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

方思無思犯礼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不啻德廣所及也漢文王之化行



乎汝墳之國二化亦寡妻之刑后妃之德也在婦人

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輔佐君子知臣下之

勤勞至於憂勤亦是風之所自也卷耳勉之以正

在言外閔之如卷耳臣下誰不勉於正乎○殷其

導彼汝墳伐其條枚君子于役婦人出而樵於外是

也意未見君子怒如調飢擣朝飢思食卑女口氣

導彼汝墳伐其條肄既伐其枚又伐其肄既見君子

不我遐棄託采薪以望萬里之人至此始

魴魚頰尾比也魴魚白勞則赤王室如燬紂王暴烈

經年之勤苦使君憔悴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言封域已迫也邇

文王視民如傷仁声日熙夫汝墳之民亦將懷文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所化成故曰應然麟

而麟至至治之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趾麟

美有感應之雖衰世之公子命之後可知非禮言男女無別也

衰世言殷之末世也所謂公子公族者皆信厚如

麟趾之時也謂麟趾之化行信厚成俗麟至詩作此



其盛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

興也麟毛蟲之長振振者以興信厚公子也

于嗟麟兮

也興猶有彼是之別比則遂成爲麟意念篤矣

麟之定振振公姓

出此蓋因公喪大記謂子孫爲子姓多儀表也說趾不踧定不抵角也取其昂昂然而有

其趾而至故先言趾定也

公族是德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

高祖以下

于嗟麟兮

夫公子貴而不

淫脩德學道以成信厚三章皆主小子游倅言之皆將君人相人者也不慎於始何以令終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有一篇

關雎 樛木

兔罝 漢廣

葛覃 蟋斯

采芣 汝墳

卷耳 桃夭

麟之趾



毛詩考卷一

毛詩考卷二

召南第二

鵲巢夫人之德也

行累功以致爵位

本自積累得之毋論也故  
夫人之德固無新舊之別  
則賢累功則勤宜  
若難為其配然  
均壹言均養一宿也曹風及  
少昊鴈鳩氏司空也可徵  
功獨以有是德故  
無作於好速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比也序悉之鵲巧於巢成而完  
固鴈鳩性拙有居其成巢者然

召南夫人被后妃之化  
其德可以風家邦也  
國君積

以周家之奔走禦侮新封侯者  
言之也其實雖殷之舊國爵位

夫人起家而居有之

故  
德如鴈鳩  
發明鳩是鴈鳩也昧

乃可以配焉

比與者不能解所謂  
夫人不



一宿其居均養其子而之子于歸百兩御之言大  
心如結是鴈鳩之德也盛以著夫人起家而有是爵位也女從  
人者也迎焉而後行故先御而後將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

而嚮其巢也與將之照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之方猶嚮也大雅萬邦之方○居  
之統言也言以為已居方之飛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

盈言入巢和聚也曹詩鴈鳩在  
之子于歸百兩成之成之統言送迎也居之奇  
之偶而成之奇也奇偶  
上下相錯辭之巧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

皆能供其內職而不敢失墜也既有鴈鳩之德又勤其百

職而夫人之道乃備矣所謂夫人可以奉祭祀則  
不失職者非獨指祀事也

不失職矣

釋詩唯言祭祀之義也祭祀所以昭忠  
信奉之能誠敬則於百職無所失也故  
特咏祭祀之忠而已其實舉一端以  
著其百職不失也采蘋序可併考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

夫人將祭出而采芣于外親之  
者忠敬也猶后妃之采苜菜○  
采芣出夏小正  
其為豆實尚矣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言祭公

于以采芣于澗之中

求而至於山澗  
猶澗酌彼行潦  
于以用之公侯

之宮

先君之廟也夫人之薦非一芣左傳苟有明  
信澗溪沼沚之毛可羞於王公此其義也

被之僮僮

被編髮為之少牢禮主婦被僮  
僮被僮  
夙夜在公

夙夜在公

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此公即公侯之官也  
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此公即公侯之官也  
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此公即公侯之官也



祁薄言還歸

及其還猶是祁祁祭義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

夫人不失職是葛覃卷耳之所化也而詩唯言一

祭祀夫詩取節而不盡物在是詩咏一繫一被而

薦羞之忠禮容之恭皆見矣故鼓一弦而二十五

弦皆動者唯詩為然閉目而顧瞻千古則召南之

十國宗廟之美君與夫人交獻禮樂交應於上下歷

歷不違顏咫尺故子曰興於詩無所取之取諸觀

也夫祭非啻一繫一被則夫人之職亦非啻祭祀

詩之本義微序不可闕觀耳左傳風有采芣采

蘋昭忠信也公桑之說斷非古義或云夫人非

實出采芣詩人且如是說案無其事而空言之荒

唐甚君之於廟藉則親耕牲則親朝親殺樂則親

舞夫人而親采芣考之禮意非虛構也不與采芣

采芣系三音章四句

艸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期於嘉會以守空閨無嫌疑之行以禮則

心者也在二南唯是序無廣說一句瞭然故也能

字采芣亦出二篇相照可玩艸蟲自守也殷其

嘒嘒艸蟲趨趨阜螽

此也艸蟲鳴而阜螽應之君子為我惠前緹我結吾縞起而從



知

之乃君子我所仰望終身也是

未見君子憂心忡

忡君子行役未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未見者今日之憂也既見者異日之樂也期於異日以慎今日人情所難以禮自防在此乃曰今憂心雖如衝得見君子可以夷懌我豈不忍數年之不晏而使君子貽帷幕不脩之名乎可謂賢矣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自艸蟲之感於心憂以至於春黃鳥鳴而挑有華所以有是遊也

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

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遠則不堪春見亦不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

既出采薇又出采薇至此情益切故曰我心傷悲卒章變辭而意殊切

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且忡忡惓惓相偶采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見既曰

蕨采薇相偶前後錯綜

艸蟲三章章七句

艸蟲是鵲巢所化故列夫人之詩二首於始以艸

蟲受鵲巢以采蘋受采蘩蓋編集之義也不與合

樂之序同左傳以賚為武之三桓為武之六亦與編集之序異齊詩先采蘋

而後艸蟲不足取已夫在召南大夫妻能協于鴈

鳩之德者唯艸蟲也此婦德之本先錄之宜矣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采蘩之化行內子能敬其百度也法度非特言



也。祀事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是以一咏也。祀事以著其敬。恭朝夕能守閨範也。與米蘩序其辭相表裏而義備矣。

于以米蘋南澗之濱。夫誰敢不親之。于以米藻于彼行潦。

行潦也。行路之行。米蘩言其既嫁。米蘋言其未嫁。米蘩一蘩一被而再出。米蘋六物六事而不複。米蘩其辭簡而其趣富。米蘋其辭富而其趣簡。是立格之異其成於一人之手了。然可知矣。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此言女能從教而用其器。于以

湘之維錡及釜。禮記芣用蘋藻。鄭箋不可改。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祖廟既毀教于宗室言大宗之

所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主婦薦醑然此言教成在

蘋藻而盛之而湘之而奠之皆季女所尸也。左傳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

### 采蘋三章音四句

甘棠美召伯也。二南有美召公而無周公。猶大雅

清廟文王雖召南亦周公所作。且定也。二南不與愛風一例。

召伯之教明於南。國教言男女之禮也。召伯施教所過則化。士女喜

以作也。史記韓詩說苑謂之衰世之詩雜說耳。○序末句必礎助字例也。然是序必非關文。

蔽芾甘棠。爾雅蔽微也。芾小也。蓋屢足。勿剪勿伐。

遺愛思其人。敬其樹。召伯所茇。其野處不廬。召伯所憩。南諸侯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唯不傷折也。不伐。召伯所憩。南諸侯



之長故稱伯是衛伯之伯而非分  
陝之伯序曰明南國宜細繹之

蔽芾甘棠勿剪勿斨杜類屈之多實勿屈非召伯所

說說言稅駕而少憩也廊詩星言夙駕說于桑田  
○芟不廬也憩休息也說下車而已蟬蟬同序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大車所謂男衰亂之俗微浸而

衰世亂世見前後自信之教興甘棠所謂召伯之教是也  
漢儒呂來皆曰聽訟甘棠

下沆類序說至宋儒全不言疆暴之男不能侵陵

貞女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比也先摸寫貞女之  
情揭之死腐在卒章

似出一手以露濡衣比非礼汚身與蝮螫同意女  
曰行露方濕我豈不欲夙夜即汝乎畏多露濡衣  
而不敢也即以礼自防者大車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其意正同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興也雀無角何以穿乎女  
無家何以獄乎反言以靳

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諷法未嫁  
折曰殤雖速我獄

室家不定鄭箋  
明矣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鼠有齒  
而無牙誰謂女無家何以

速我訟雀鼠淫物也穿屋穿墉害事也雀  
角鼠牙以無有為有也因為興雖速我

訟亦不女從比室家不足  
卒章也夫召伯在上雀角之說不行

故女奮於言如是即蝮螫盡而不汚之意  
也此可以觀彼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焉



行露三章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

鵲巢其君賢以勤其夫人均

巢之功也專繫之國君非序意也猶

兔置繫之閑睢之化房中之樂宜然 召南之國化

詩

文王之政

文王之化以致鵲巢之德鵲巢之功以

儉

本之文王

在位皆節儉正直

直釋委蛇也周南男

女以正勉

德如羔羊也

羔羊言是詩也委蛇委蛇

詩

有餘味釋以正直未足盡言外之妙故讓

於詩曰其德實如是詩之所永歎淫液

羔羊之皮素絲五紕

羊裘賤於羔裘非大夫服王藻

也節儉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左傳委蛇委蛇言從者

正直也其行正直志氣無餒則身自委蛇矣退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緘

夫推之五皮為裘蓋賤之陋

頌

求也姚旅之皮小則

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古者朝

合縫多英飾亦多 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

或云縫之突兀曰純有界限曰

未可信緘域也總合也疏云織素絲 委蛇委蛇退

食自公

楚莊王退朝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

南大夫亦樂只君子福履緝之者也 是以為房

中之樂唯序如之 邶國錄北門為之反應可玩

三章無前後深淺之辭唯其反覆永歎自有愈入



愈深之妙與殷其雷同其體裁羔羊四十八字而換六字殷其雷七十四字而換五字耳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雷勸以義也汝墳曰正召南之大夫遠行從

政不遑寧處天下方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州蟲所言大夫

是也妻者即勸以義也我心傷悲如州蟲而曰君子歸乎哉不歸也賢婦烈婦

殷其雷罍在南山之陽也感雷震之作於南山以爲比汝墳以王室何斯

違斯莫敢或遑如燬勞其君子其情同南山之南山外也何斯

何斯何斯辭也與何其處也同我君子何斯

標邪敢字著君子之勉王事也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雷之未收

殷其雷罍在南山之側側言山之左右也何斯違斯莫敢或遑

息或字今本闕依足利古本補振振君子歸哉歸哉采薇即大夫遠行之

詩也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先公事也其室家乃

是岐山之元氣鬱勃者天下豈能當之乎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下麓也南山之北也何斯違斯

莫敢或遑處或字依足利古本補之首章曰莫敢

字甚妥○息休息不遑永日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處坐跪不遑橫膝此其序也杜詩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此其所勸也

李詩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此其所待也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

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也左傳范宣子徵師于魯賦標有梅

季武子曰歆以承命何時之有據是則所謂及時惡知非周公所繫乎

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殷雷標梅三首召南字相聯

未世淫風亂於族文王行政正之禮會以判合男女使懷春者並及嘉時而無蔓艸有狐之情故女皆待時而不自獻其身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

也此也盛極則落以比容華之將萎

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庶士媒氏也掌萬民之

皆同迨者不過時之辭也女曰蘭蕙將摧士其必不過吉日良時而飯我矣待時而自安之意

標有梅其實三兮

七者落過半益惜顏色也

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標有梅頃筐既之

卒章變辭依舊言落之多也

庶士迨其謂之

謂之告語於彼也左傳多出此言

過士其必當不愆議親之時而歸我矣時已愆則不可以告故曰迨舊說失迨字義

標梅之女待而不求者有所自安故也

辟農夫之待時深耕其田耳而不負水灌之者知靈雨之必

至也不知是義而曰急求男妾矣且是詩人吟詠

男女得以及時之美者非女自作也釋序說哉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應膠木后妃逮下也夫人無妬忌

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膠木曰無嫉妬之心夫

心然得以禮御叙則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亦膠木下垂之惠也賤妾知其天分不同盡心以事夫人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比也嘒猶粲粲也君日也夫人

昏星初見時也日沒於西故先見於東肅肅宵征

以自比妾媵之不一二知分自卑也肅肅敬也宵

征昏時也夙夜在公言密適君所而不去也得

夙寔命不同身如三五小星得御叙而夙夜在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二星鮮明故昏先見謂肅肅宵

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爾雅憍謂之帳憍裯通用

往還著其賤也爾雅猷若也郭引是詩作猷

唯詩多是例小雅其德不猶之子不猶皆同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以是詩次小星勤而無怨媵能悔

過也是序與載馳序一例宜併考之勤而無怨是

及之文王之時無怨悔過皆文王江沱之間汝墳

有嫡不以其媵備數點是賢媵者媵遇勞而無怨

廣汝墳並描寫其將歸文德之時事序之辭可玩

一例古雅蓋猶非文王封內也是篇與死麇猶漢

廣汝墳並描寫其將歸文德之時事序之辭可玩

有嫡不以其媵備數點是賢媵者媵遇勞而無怨



一篇句句皆有意也  
舊說渾不曉何居  
江有汜比也水決復入為嫡亦自悔也詩故詩人作是

數也不我肩以不我以其後也悔雖不我以後將自悔  
不我以其後也悔夫大江必有小汜  
不我以其後也悔夫大江必有小汜  
不我以其後也悔夫大江必有小汜  
不我以其後也悔夫大江必有小汜  
不我以其後也悔夫大江必有小汜  
不我以其後也悔夫大江必有小汜  
不我以其後也悔夫大江必有小汜  
不我以其後也悔夫大江必有小汜  
不我以其後也悔夫大江必有小汜

江有渚必有許多小洲之子歸不我與而於數外

不我與其後也處雖不我與後將悔過而相與偕

江有沱江水別為沱有別房之子歸不我過問我不我

過其嘯也歌嘯當作後以詩體格知之猶溱洧將

歌也琴瑟友之之意不啻相與偕處○三章所咏

###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惡字因天下大亂疆暴相陵

遂成淫風言殷之末世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

惡無禮也文王之國治世也紂之國亂世也此亂

召南之末也標梅曰召南之國是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獲死麕於野而白苞也有女懷

春吉士誘之懷春言女之年當嫁者也吉士媒氏

也誘言遂其懷也死麕茅包雖薄礼



吉士以誘女而女從之有禮故也。○士昏禮摯不用死是詩曰死麇死鹿庶人或用以死故殷周異攸

林有樸橄野有死鹿白茅純束

野有林林有樸橄樸有死鹿其不鮮甚

於野麇矣純束也

有女如玉

吉士用薄薄之摯以聘是玉女也苟有禮女亦不敢違也

舒而脫脫兮

先提五女之儀表也此成辭

無感我悅兮

言其

毅然不可犯也莊子異鵲感周之類感觸也

無使尫也吠

守狗若驚汝將受淫暴之名耳我斷不汝從汝勿以無禮自汙其身矣

野有死麇三章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

是詩風調絕不似召南子貢傳編之王風

雖則王

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

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詩既可疑序亦後人所補綴歟今闕如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

興也以華之穠與車之肅雝

曷不肅雝王姬

之車

其人肅雝故以美車少儀和鸞之美肅肅雝雝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

比也僂桃李比僂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言王姬飯于大國之盛也。○舊說平王宜白之孫春秋王姬歸于齊是也此於辭為穩

其釣維何維絲伊緝

比也緝合兩為一也緝其絲而可以釣比君與夫人相親而可

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

以終召南即所居終

鵲巢之化



行睡之化人倫既正男女有禮如朝廷既治羔

是也君與夫人各自正其國而萬國以治天下純

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澤有葭陸有蓬蒐田以

時荒亦庶類所自蕃殖也仁如騶虞則王道成

也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今天下始大平乃曰田獵

萬物蕃而加之以仁王道所自成也○二則字與

彼茁者葭葭覃正同其義前後手貫而相被亦同簡而不洩壹

發五豝自茁葭中逐五豝于嗟乎騶虞此詩人言外之鼓舞

命所曰比騶虞也夫蒐田以講武事供實祭也其幣必多殺以荒周公以仁及禽獸為王道成以是

彼茁者蓬蓬陸草也壹發五豝獲之澤中者母家也

互相備于嗟乎騶虞獲之陸上者小豝也

言私其縱騶虞一葭一蓬妙在一發而五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有四篇

鵲巢 艸蟲 甘棠 羔羊 標有梅 小星 野有死麕 騶虞

采芣 采蘋 行露 殷其雷

江有汜



毛詩考卷二

毛詩考卷三

邶國第三

邶風者二南之反也。編集本意大可見。舊說未

悉。或云所得之地異。然分繫三國竟不可考。

栢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

題曰邶風故稱衛。鄘風唐風皆同。頃公史記作侯。如晉僖公昭公左傳亦曰侯而序皆稱公。猶春秋。蔡其侯皆改稱公是。亦序之可畏敬者也。

汎彼栢舟亦汎其流。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耿耿不寐。

如有隱憂。耿耿猶骨清不寐也。憂在內不可語曰。隱憂猶衣中之疾曰隱疾。隱憂充胸而。



曰如有者辭之優柔不迫也

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優微游哉聊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

不能承意觀色以悅容也

亦有兄弟不可以

據猶倚賴也

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不能希世苟合而塊然無徒雖有

兄弟亦附麗於勢不足賴也以骨肉之故聊愬之以我憂則却怒我曰生斯世為斯世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困而不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窮

不屈其節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選取舍也不轉不卷盤

儀禮節內省不疚我何惡於志乎

憂心悄悄愠于群小

悄悄心削小也愠拂鬱

覯閔既

多受侮不少侮折辱

靜言思之寤辟有標

標

左傳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小人成群心憤寃而不樂既遭其瘡又受其侮而無所告愬悄悄之憂唯寐忘之耳寤則拍心於悒其無聊極矣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比也此君大夫皆失高明之質為群小所虧傷也

心之

憂矣如匪澣衣

衣垢衣則心鬱陶而不出于類

靜言思之不能奮

飛蓋先君宗祏之司與國同休戚者欲非不能也

不為也所謂仁也飲酒邀遊聊以卒歲亦且是

首章統言仁而不遇之境二章言孤立而無所

依三章言不枉己而從人四章極言小人之阨卒

章憂君與國卿呂表已純忠眷眷之誠

栢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

大人猶君故首句稱衛婦人無外事故曰傷已曰自傷曰

自見曰自誓並序之例也文義寔嚴

妾上僭夫人失位

每章有此二句意簡而悉

碩人曰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其辭盡而作于衛而詛于邶蓋為莊姜故難盡之也密矣

是詩也

此句始出憂風陸續正風雅所無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

比也中外失宜以此妾顯而夫微焉青勝黃為綠間色稱綠

蓋以黃對之故也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

比也上下易位其又甚焉禮衣正色裳間色如冕服玄上纁下

是也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亡與通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

比也女指莊公有綠絲女治而織之以為善衣比悅嬖妾而使

驕且

我思古人俾無訖兮

古人有禮使人無過女何不顧是常秩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

比也涼衣逢秋而見棄比已不過時自上思古人感起吁嗟

絺后妃所服不歎也或說也衰而廢未善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綠衣四章章四句

穆木小星江有記之反也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此亦毒上僭之致大亂者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比也秋燕將歸以比戴嬖夫燕

哺响响相樂若將終身焉至秋日風寒則差池其羽頡頏以去矣戴嬖之歸有似之李陵送蘇武曰

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莊姜之於戴嬖亦如是也君薨子弑暴人殘國今又與好友永別有何樂而安是居乎取燕之無心而却飛以慰其之子子凶變無涯之怨而若自怨不能還車者



歸遠送于野送至郊外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頡去而目送之也之子于歸遠

于將之將送也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神之領而形立

美目滴滴唯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見目力不及以耳追之也形影不

所視唯歸燕耳至此則風鶴皆燕也燕之去始見其羽相差池既而見其形頡頡至其音所謂在耳

不忘者是之子于歸遠送于南三聯遠字以著非

也瞻望弗及實勞我心戴媽去而莊姜則孤收涕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戴媽有姊其行仲也任以思而前

章悵別之意淚之所從滾滾露出終溫且惠淑慎其身惠順先君

之思以勗寡人古之別者有贈有處莊姜方遭州

君者屨勉於逆境也莊公雖惑姜氏猶以夫人終又為君母蓋十六年桓公弑而身始廢故有是處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感於昔日遭州吁之難弑桓

自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文纂古

傳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姜惡之然則豈無幾諫公惑而不察以至大逆莊姜之惑必非一端然無片

言及州吁特以不見答自傷直賢媛辭氣也○卷耳輔君而至憂勤日月不能輔君以至困窮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比也日月照臨也明祖配此古



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如之人猶曰若人也君

上而言之此受日月照臨逝發語辭唐風嗟肯適

我韓詩作逝不古處不以古禮自處也又不以古

禮處也胡能有定所謂以至寧不我顧君既不古處

已也日居月諸下土是冒私照言之乃如之人兮逝不

相好私於孽毒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我胡能得定

不我答邪愬昔日之不遇以致今之患也莊姜之

惡州吁久矣果為大逆而不能正其過不在今日

而在昔日故呼先君以愬困窮也其唯愬困窮

故每章淫泆之也舊說以不定繫莊公失之然思之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光明御天月華如日也然思之

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言不借其恩意也有德必

音莫違及爾同死無良猶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胡能有定俾也可忘俾也

大雅莽云不逮或是寫誤蓋俾可忘言君使我可忘君歎語氣未平穩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比意如前章雖下無應依父兮

母兮畜我不卒三號泣于先君遂號泣于父母也

則大恩亦不遂也胡能有定報我不逮速循

日月四章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雖疾州吁猶且曰傷遭州吁

之暴既立而暴慢也衛定姜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終風且暴亦不見答故也總是莊公惑母之禍○螽斯子孫和集茅苜樂有子而終風子慕母擊鼓子敗國比也。以終風比州吁之暴態。一顧我則笑。

過而不禮顧而笑也。此非朝莊謔浪笑敖中心是。

悼州吁以其母驕上借故已亦驕奢淫泆今既狀桓公而立視莊姜猶莊公之時侮慢無忌。

終風且霾疾也。不唯暴惠然肯來壹者之來一意皎皎白駒賁然來思願其來也。彼君子兮。莫徂莫來悠悠我思。不唯子

使母不母也。州吁雖暴逆亦先君之壻子也。故莊姜猶有所望焉。石碣之事非莊姜所及。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比也。曠則終風不唯一日暴人之情遭大海則奮言曰我能改然不能時月克己暴態如初比寓盡矣。州吁差抑其暴態則莊姜亦少安。

猶有望。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釋詁願思也。深夜不寐轉憂悼邪風犯衾枕故噴鼻也。嚏字詩一出似因終風用之。月令季秋行夏令民多鼷嚏。鼷室曰鼷發聲曰嚏。

曠曠其陰虺虺其雷比也。風益甚天晦而雷震寤言不寐願言則懷莊姜雖賢積威之漸末如之何不寐願言則懷不寐永懷而已小雅嘯歌傷懷終風四章以母子言之螽斯若苜之反然擊鼓怨州吁也首句不冒國汲壽共善一例也州此衛州吁用兵暴亂首句不冒國則下必國之也使公孫文仲非古傳何將而平陳與宋陳本與衛宋和今伐鄭者求媚於宋也。以陳從宋則陳宋之

和成故以平陳與宋為名是州吁之點計也。若徒

宋和今伐鄭者求媚於宋也。以陳從宋則陳宋之

和成故以平陳與宋為名是州吁之點計也。若徒



平人之國何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勇言其好兵必命將用兵

殘民自逞也四字出論語○睹左傳東門之役五日而去非是詩無以觀暴人失民象叛親離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言治兵時也州吁好土國城漕

我獨南行國城都城民怨驅役而我則甚焉○通師兵士不欲行二章言師不競行伍相失三章言獨行無聊四章言同怨相遇以慰苦境因以著散卒衆多之狀卒章言其亦不賴棄已而去以極其苦毒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將帥非其人用師非其道從無况不我以歸

果然而潰亂離散也辭之轉眼如無散卒以著國人皆怨無憂心有仲百憂衝胸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將帥非其人用師非其道從無况不我以歸

果然而潰亂離散也辭之轉眼如無散卒以著國人皆怨無憂心有仲百憂衝胸

果然而潰亂離散也辭之轉眼如無散卒以著國人皆怨無憂心有仲百憂衝胸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既為散卒孤征而無所依居於極於斯矣左傳申鮮虞出奔舍中于以求之于枕專而寢恐喪馬也易有旅人喪牛

既為散卒孤征而無所依居於極於斯矣左傳申鮮虞出奔舍中于以求之于枕專而寢恐喪馬也易有旅人喪牛

林之下零丁孤苦之狀畫而盡之吳語靈王親獨行屏宮傍徨於山林之中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契闊毛傳勤苦也猶左傳楚辭曰成言此言過鄉人

言此言過鄉人忽開主面也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求馬不得屏人者問之則亦被孫子仲棄者同怨相語死生成說執其手期以偕老心若遇再生之母○吳語三

說執其手期以偕老心若遇再生之母○吳語三服以寢於地此散卒苦中一快似之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重入大苦境

重入大苦境于嗟洵兮不我信

于嗟洵兮不我信

于嗟洵兮不我信

于嗟洵兮不我信

于嗟洵兮不我信

于嗟洵兮不我信



人亦不信我何以飯乎我死於道路乎易有旅  
人先笑後號咷○吳語王寐疇枕王以璞而去之  
王覺而無見也案此詩靈王之苦愴  
何如哉詩所咏情境殆似宜併觀之

### 擊鼓五章

凱風美孝子也草蟲大夫妻也汝墳廢人妻也閔

風此其反也衛之淫風流行自綠衣至擊鼓皆雖有七

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凱風已甚如此所召首錄

出遊廣陰小有言以釋勞苦莫慰之義也故美七

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所謂莫慰此其而成

其志爾七子遂能感悟其母以遂其所志也

###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

儀禮棘心七刻言七用棘心而刻之所謂棘赤心

是也心得養而枝葉茂故曰吹棘心禮記如松柏

之有心其稚弱未成者有明徵乎否母氏劬勞自哀

說心其稚弱未成者有明徵乎否母氏劬勞自哀

###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

子既壯大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聖善言慈愛拍育無所不至也我無好人足

###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子興也以寒泉有益於浚反興七

亦以見食言之故曰寒泉下字有趣有子有子七

人母氏勞苦謂妙語蓼莪亦前曰劬勞後曰勞瘁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怨痛之極呼在位凡百君子而

之義然技求之師人氣不振是以憂而特望其歸而已與二南互觀足知時勢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不害人

雄雉四章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

風刺之至微者也召伯在上而行露奮於言觀其所

公與夫人並為淫亂焉

焉字今本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

首章二章卒章章四句皆比也

深涉則不可妄渡

深則厲淺則揭

比男女之際從欲

有溷濟盈有鷺雉鳴

通篇皆水邊物象也二句此為

章皆同似行露首章

濟盈不濡軌

濟方盈則宜不妄渡沾軌

寸比義

雉鳴求其牡

雉之鳴有求其雄聲也

其上如求其匹人而妄行可乎舊說雉而求貓求狗此

雝雝鳴雁旭日始旦

賦也雁聲和而旭日照水正是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日將消冰

禮用雁猶可五禮如歸女宜迨冰未泮昏在二月議親在其前迨冰



雁北鄉寒日滌凍  
塗二月緝多女士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男女配匹相待也此設人言之渡頭有人  
曰人涉卬否而立問之則曰我待我友也

匏有苦葉四章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

匏葉即公室夫  
婦並失道者 衛人化其上

上有匏葉之淫以致其俗  
及應挑夫后妃之所致 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物育也東風和舒雲應雨降而萬  
道雖有同勉強同之夫婦之  
黽勉同心不宜有怒

采芣采菲無以下體

比也取節之義焉人無全美宜  
取善節不宜怒其所短而棄之意與上句接 德音

莫違及爾同死

爾之德苟不二三我將及爾偕老  
也女德不違則大節有可取者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此言舊室被出之時也  
遠言心快快而不自適也 不遠

伊邇溥送我畿

送行道遲遲者不遠伊邇爾  
我而自堂至門之間耳 誰謂荼

苦其甘如齊

甚於荼毒  
也樂也衛詩總角之異晉語安俛女  
及去我足  
跂跂不進非道之遠自堂至門伊邇耳思是門之  
不可再入也我之見爾亦復今日而已中心有違  
怨尺千里此我所召遲遲也夫女子一醮不反今  
而貽父母憂出入俯仰無所容躬心之苦葦荼亦  
如齋背膺畔合五官失守然爾未嘗閱我思媚新

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人寡而笑語矣人之無情一至此欤杜詩但見新人笑耶閱舊人哭

涇以渭濁湜湜其止比也湜湜水清也涇水李清然耳其實其渚未始不湜湜也涇自比渭比新昏比已潔白爾本不毒我新昏入而洗濁始起然我

依舊無耳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我雖無違爾以宴新

不屑猶不屑鬣不屑去母逝我梁母發我笱

而絕於夫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引之曰終身之仁也我雖以新昏遐棄中心潔

白未嘗犯七出唯爾惑新昏不屑使我耳是可知

何我為爾作梁作笱魚殮以樂朝夕今既已矣爾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大川比以濟

于艱難焉上章既絕于夫又申叙昔日之何有何

亡黽勉求之家物未具求而有之者求而

喪匍匐救之凡民閭里他人也匍匐顛蹙也○爾

舟淺則與爾泳游之濡衣細用馮河爰方得免於

魚腹其危殆艱苦爾盍記乎且家造之養器凡飢

寒之虞不論有無以求之雖凡民之喪顛沛未嘗

不我能愴反以我為雝愴養也小雅爾不我畜毛詩

既阻我德賈用不售阻却也德前勞也如賣

多從手



亦唯奮言耳故又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育育子  
申永歎於下矣後照應回思昔日及爾育於充懼困勤之中而百  
事不辨轉頓狼狽也○左傳是不為夫婦也誣其  
祖矣何以能育國語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不夫而育懼而棄之少育則樓新人來視我如毒詩自小雅各風恐懼  
安樂來○我勤於爾如初而汝怒目洗潰視我如  
仇勤人之相為也一餐之惠一日之庇苟以其誠則  
歎歎人之相為也終身不忘我勞如此而阻却不顧以至棄逐嗚呼  
物不售我身既廢矣爾不念乎昔日家道窮迫育於  
恐育於鞠及爾轉蹶以致今之財業矣此糟糠之  
毒不下堂之時而爾及懼我如虺蝎何其慘毒矣

###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

與以我御窮棄而宴新昏也○宴爾新昏三出一  
出怨於一出如兄如弟言其寵愛不我屑以言其  
御窮怨毒極矣有洸有潰既詒我肄  
肆勤通此言身廢洸水旁決也  
而厄窮困苦也不念昔者伊余來堅  
念之也來堅新知樂也谷風千古去婦之鏡也語  
意純而又續宛經無窮○爾之性厭舊好新自昔  
然矣我所蓄蔬亦以御冬耳而於我亦猶冬蓄御  
窮耳差免其窮則納新人而念惟於我既已棄我  
於萬苦必窮之地矣嗚呼爾亦不念乎我  
總角之就爾宿信誓且且不矢靡慝邪

### 谷風六章

###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是序河廣一例  
其責衛伯與施  
當盡力同恤其難而使其有式微之難豈非其罪

丘同蚩夷猾夏周禍也黎既為寓公於衛則衛侯



乎錄之以示衛淫亂之禍不唯內傷其國亦不務諸侯之事也召伯明教於南國日棠棣而行露化此其反應也○自栢舟至谷風十篇一轄自式微目下更端錄之編輯之意宜潛翫之

式微式微胡不歸以寒微而不顧日微君之故胡為

乎中露諸侯失國而託於諸侯札也我微君之故胡不歸何以留此草露沾濡之中

式微式微胡不歸重而言之甚也微君之躬胡為乎

泥中泥中甚於中露衛侯之無札於寓公者大可見矣錄是詩之本意在此

### 式微二章

旄丘責衛伯也就其為伯而責之故稱衛伯以反應召伯此主意所在邠侯稱邠伯亦著其為賢伯康叔子康伯以狄人迫逐黎侯黎

後錄其伯六世至頃侯始稱侯

侯寓于衛或據左傳以為衛穆公時非也國迫則之則亦宜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方伯州長也

也康叔為孟侯外事陳臬武公亦為王卿士則莊宣時為諸侯雄可知故本之國體以刺其棄同盟也桓文後衛不得為次國况穆黎之臣子以責於

公後於宣公百年在晉景公時

衛也子因流離之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興也以葛之澗節興伯叔之多日焉此葛何其誕節

叔兮伯兮何多日也疑

邪伯叔之臯亦土風欲誕云者有責其妄諾之意

當作兮遵大路三兮一也與是章不同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處安居不我顧也有與猶有故也干預之義○首章何字在下



句此在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必有所以國有急務

上句此在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言告命非不謹也叔兮伯兮

靡所與同同言方嶽同盟之諸侯也序曰方伯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瑣小也易云族瑣瑣尾末也言

流離流亡叔兮伯兮裒如克耳是瑣然盛飾終不顧

武公盛服曰克耳瑣室亦同然克耳有蔽聽之義

則曾無我聽亦自見矣楚語今子聞而棄之猶蒙

耳也又曰其又以規為瑣也○首章疑衛之舉緩

### 旄丘四章

簡兮刺不用賢也兔置羔羊之反也式微旄丘次

○此亦國史君子吟詠衛之賢者仕於伶官不能

諷上者非賢者自作皆可以承事王者也發明西方美人也

食委蛇惟邦君夫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常也而康叔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簡言簡教於不過之世日之方

特是有是命則衛之賢者達王必多故卒章歎之

中在前上處月中也前列也上頭也皆著教世

碩人俣俣公庭萬舞惜也是碩人插是章以有力如

虎執轡如組子曰為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

總轡御馬如成組文也此蓋以式右







歸計是辭之緩也。左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出宿于沛飲餞于禰沛也。禰也。皆歸衛之所涂。女子

有行遠父母兄弟行言也。女子之道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辭之急也。姑姊以齒言之。是諸姬中之所尊而取決焉。姊親而先姑。禮也。故曰遂及。○思之不可已也。乃決然欲出而宿。餞亦唯女子之遠。又母兄弟其分也。是可知如何。乃問諸姑。又問伯姊。皆不可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歸路有二道。欲將有遠近欲載

脂載牽還車言邁歸心如大。不遑。向人商議也。脂端健也。以國穀于軸。遄臻于衛不瑕有害。欲如。是急急至。衛也。下句一言。幡然疾雷破夢也。瑕。遐同。不遠言近。字出大雅。我所欲必近於罪悔。不可妄行。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似本常棣況也。永歎。況。思。須與

漕我心悠悠皆是昔遊之地。斷却駕言出遊以寫

我憂故。獅山水樓臺。在目不忘。嗚呼沐浴衣裝。以功。笑於疏遠之人。亦苦矣。唯是女子之有行也。還車之有害也。腸雖九折。故鄉不可歸也。雖知不可歸。靡日不思。口為之永歎。心為之悠悠。悠哉。悠哉。聊出遊以陶寫是憂耳。

泉水四章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不得志。言不言。衛之忠臣。二

發明王事政事。不憚貧窶而勤勞之。是忠臣也。子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不得其志

爾。君子之仕。行其義也。故不憚煩汗。陳力就列。冀得志以供國用。然貧窶艱苦。妻子愬飢。何以報

出

出

出

出

出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

此也涼言風勢寒也雱滂沱也以此刑政威虐而言

惠而好我携手同行

思惠好是威虐之反疾虐政而

漆同○周召之化日辟國百里隣邦親之如父其母而今衛則先君之赤子皆棄墳墓而去矣

虛其邪既亟只且

在位正志母虛邪行必正直此

有餓莩而不知發之類邪不正直也亟言國之危難朝不及夕也亟只蓋與樂只一語法王風其樂

只且○邶風刺國政者止於北風蓋淫亂之禍民流而用刑嚴遂至威虐失民即仁如騶虞之反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

也言風聲烈也霏言雪華紛落

惠而好我携手同歸

同歸適彼土也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而脩容間徐欲將言徒事外觀而中空洞

以不敏欲要之毛詩作邪考之弟子職甚明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

也見赤皆狐見黑皆烏以此在位皆奴才焉

我携手同車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赤狐黑烏狀虛邪之貌甚於高嘔大罵所以為去國之詩也齊之狐魏之鼠亦同誦周南葛之藟藟

桃之夭夭睢鳩關關黃鳥喈喈渾是陽春富貴之氣象胡曾有涼風宵零烏狐滿庭之景乎

北風三章

靜女刺時也

刺時之 衛君無道 夫人無德

宜姜旁淫不婦二句言風之自且亦是詩風切宜公之意○末無助字必非闕失栢舟一例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

靜女自淫夫之辭 愛而不見



搔首踟躕

女中悔而不至，淫夫獨往，愛慕躑躅，狀其醜態之甚也。

靜女其嬈，貽我彤管。

彤管者，左傳毛公得古義，女貽以彤管者，欲其悟所以背約於

城隅也。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男子不悟彤管之意，得而喜甚，曰：靜女，婉孌，

可愛，貽我如是彤管，煒煒然美哉，轉愛慕予美之美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

女閔之，悄然慙之，及出而遊于

遙寄之，辭異於相，詭贈芍

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華則終負約而不復會也。男子又得貽而喜，曰：予美有郊外之遊，貽我以茅，針既美且異，故有以懷我手澤所存，如執其手，我

非適悅女美，此是美人之美意也。此男子惑而終不悟女意矣。君子曰：城隅之約，固姦也。彤管之貽，

可取焉耳。乃作靜女之詩，以風時曰：丈夫子不可不戒，女亦魅人，奉虛言以望誠，搔首踟躕，不亦醜

乎如此，而是詩刺時，風宜公之意了然矣。左傳：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古義合符。

### 靜女三章

新臺刺衛宣公也。

與二子乘舟，聯納彼之妻，公自

也。與下篇對，故曰：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

李三山云：遺趾尚存，案大勳民

力而民怨，可知。又在春秋初，其稱衛伯亦可。知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茨曰：國人疾之，並甚之也。是詩宜姜之無德，人所不知，故詩閔宣姜而惡宣公。○新臺鳥獸之行，在

亂之禍至此，而康叔土宇變為我夷毒哉。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

齊女來，臺既新，又玼然鮮明，枕

之燕婉之求，蘧篠不鮮。詩：燕婉及良時，燕相安樂。



也婉婉安相遇也齊女求燕婉之好而來則臺上有  
龜胸醜惡已甚之人惡之也晉語籛篠不可使  
倪以君况是厲病者故序曰國人  
惡之鮮少也不鮮言非尋常僇人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水高峻浼浼燕婉之求籛篠不殄大雅不殄不可藥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得興也水邊景物以興求燕婉而

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施不可使仰是配背之

新臺三章疾也○品邶國十九篇新臺乘舟其辭殆有遜色

二子乘舟思及壽也此麟趾之及也古之錄詩者

新臺三章

二子乘舟思及壽也此麟趾之及也古之錄詩者

人傷而思之而作是詩也下而字今行邦本有汲

則有序例必用故字而字曰故作是詩也凡十七

明無疑必用故字而字亦可以見君子作之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考左傳二子不必同乘詩之辭

願言思子中心養養疏引之云洋洋思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景亦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不瑕有害大雅

有佐不遐有德邶風二出皆作瑕毛傳並訓遠則

不遐近也國語遠於得政古言可例言其必有殺



害也。○二子者，順人也。生當麟趾之時，沐以玉化，則信厚振振，以成其身，可知也。而今為父母所害，皆死於賊之手，三綱以滅，淫亂之禍，至斯極矣。不亦慘乎？故以終邶國，以反應麟之趾，閔睡之應也。

### 二子乘舟二章

### 邶國十九篇

栢舟

燕燕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栢舟

閔睡 德之反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賢妃憂傷 則閔 睡葛覃卷耳鵲

巢米繫之反也。痛毒亂，則擊鼓。痛毒亂，賢妃窮之。膠木小星，江有汜之反也。則併與燕燕，日月終風。皆麟趾，燕燕，若菅之反。凱風，自防之反。禮。谷風，桃。室。家之靜女，私約則標有梅之反也。漢。雄雉，軍旅怨。矢采蘋之反也。易云：能。匏有苦葉，公與夫人並淫。來則汝墳，殷雷之反也。諸篇反。式微，旄丘，露之反。行。簡兮，兔置羔。泉水，膠木。桃。之反。北門，出入艱苦，則羔羊之反也。莫知我艱，則卷。北風，威虐則仁如騶虞之反也。離散則父母孔通。則賢人衆。新臺，二南正始。二子乘舟，之麟之趾。多之反也。右邶國反應二南之大凡也。







興於栢舟也疎比興  
者不能味汎彼字  
與彼兩髦實維我儀  
為義髦

夾凶垂至眉上兩髦則父母俱存  
周語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  
之死矢靡他  
誓

其終身也天只不諒人只  
母我所天也而不以  
無他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我為諒也為怨言以

絕之猶曰母氏若早寡又將棄大人而去乎云尔  
女子之詩言母為切是詩言女子從一之義

汎彼栢舟在彼河側  
然不離河  
鬢彼兩髦實維我

特猶曰一人也辭愈切小  
之死矢靡慝  
以再醮

愈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朱注不及父者疑獨母在  
或非父意不敏何必及父

栢舟三章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  
刺頑與宣華則刺君  
公子

頑通乎君母  
頑之君也母也造語嚴於斧鉞是詩  
公在日頑  
先於君子偕老參之匏葉靜女序宜

國人疾之  
左傳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  
使昭伯燕於宣姜不可強之

蓋齊人聞頑之通使燕之否則使兄豨牟燕亦可  
頑不可者虛飾耳若二國胥命而結昏則春秋燕

報甚多何  
而不可道也  
以為不可道也過之小者

獨疾頑  
無可如何故曰不可道也疾之  
甚一言盡之非漫然提詩句

牆有茨不可埽也  
興也埽之  
中冓之言不可道也  
中

據應邵顏師古則材構在中猶曰牀第之言又韓  
詩中冓中夜也本又作邁大雅征以中垢毛曰闇

真也韓曰闇行也垢音  
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風

既露宜公實如靜女之痴男子也醜辱毛繫君  
言之非說詩之法也風刺之詩只是汎然賦之



牆有茨不可束也

之擻之擻

中冓之言不可詳也

細詳

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其說長而不易仔細

牆有茨不可束也

束束而去之也

中冓之言不可讀也

讀亦

也莊子以言讀其所自化又孟子為所可讀也言

王誦之列子順塗而詠之古雅相肖

### 牆有茨三章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

惑宣姜而子公子頑姦故書曰衛夫人宜與鶉奔序

考參夫人淫乱失事君子之道

明是宣公故陳人君

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與陳古者具文不同

###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

副首飾編髮以覆首也禕衣而副於六服為第一是詩以六服

之序成篇祭統君卷冕夫人副禕是非必王后祭義夫人副禕受繭凡夫人亦有褒衣是詩以其最

盛者言之笄衡笄六珈以玉加笄其數六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紕懸瑱委委佗佗

如山如河

委佗尊嚴徐遲之美也象服是宜

句屬上則德稱其服也如河洋洋子之宜同子之不淑

屬下則雖宜而不淑可乎猶子宜之云如之何

猶曰子之苟不淑將如此象服何言非

###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

六服之序禕衣揄翟闕翟鞠衣

卒章展衣是詩人主意鬢真髮如雲不肖鬢也

美宣



肅質也序 玉之瑱也象之掃也瑱懸珠也揚且之

可參觀 且色白哲也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胡然只是

驚贊之辭不必說服飾故也山河天帝皆汎然形容之讀者宜逆作者之志而知其趣矣

玼兮瑳兮其之展也玼玉色鮮白切瑳或作瑳蒙彼

縞絺是紕袷也縞蓋蒙衣之蒙既服展衣蒙首以

裝欲未 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清視清明也顏展如

聞明鮮 之人兮邦之媛也釋訓美女美士對則媛不帶色

類稱宜姜之美色者所 以歆動之而使自戒也 君子偕老三章每章變句數亦異格或以揚且

之哲置象服上為章八句非也

桑中刺奔也謂之淫奔之詩衞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繫

貢傳公室無札衞人 刺之賦采唐猶篤 衞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繫

人之本 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左傳異哉夫子

以言之 又有桑中之喜宜 期於幽遠沫之桑中政散民流

將竊妻以逃者也 然今本闕批孔疏所引定本補然焉

而不可止然通桑中有凶國之音政散民流而

士大夫遊謹其地宜淫不諱以樂凶國之音故序

爰采唐矣唐一名蒙又曰五女出爾雅又本草有益

黃鳥 沫之鄉矣紂所都朝云誰之思美孟姜矣孟

之例 歌是也



不言姬故  
期我于桑中  
穆天子傳觀桑者乃飲于桑中郭注桑林之中樂記

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要有趣言迎而要之其途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  
唐山生麥野生葑圃生蓋云誰

之思美孟弋矣  
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朱子批之云蓋杞女期我乎桑

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士女相諠之地其往也要

之上宮其婦也送之淇之上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  
三章皆一例然亦首章奇而二三成偶處不可不著眼唐也卿也孟

善也云誰之思美孟庸矣  
弋氏庸氏不顯蓋時有其人而詩人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詠之欲三章凡九十九字所換屢九字而已淫液之甚次王泰離者也

### 桑中三章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刺其為頑妻也宜于衛夫

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  
葉終於鶉奔傷衛國宣姜之惡也猶鄭風之忽

若也  
發明鶉鵲之比也

鶉之奔奔鵲之疆疆  
比也奔奔非耦相犯則奔而避之也疆疆傲而不從也表記所

人之無良  
左傳引以當羊斟古義可見如翔之勢



頑全不若詩人云以無良之人為兄則我以為兄為之弟不亦難乎其辭止於

鵠之疆疆鵠之奔奔表則記以微君命人之無良我以

為君陸佃云兄也娣刺宣姜之詞君女君也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是詩成放文公季年或殺

衛為狄所滅左傳遂東徙渡河野處漕邑

始建城市在二章而營宮室在首章得其時制時今制

百姓說之因匪直也人國家殷富焉因昧北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夏正十月宮室昏正而作宮

之以日作于楚室立八尺之象而度出入日景以

伐琴瑟只是因梓桐以美備穆之遠樹之榛栗籩實椅桐琴瑟梓漆以供爰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將建城市宮室故親望楚與堂

景山與京晉語景霍以為城注景降觀于桑劉瑾

其類將為闔國此矣何獨羞於妾已哉

之意也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漕

下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提齊桓公明是孔門遺

狄子曰我其被髮左衽文公徙居楚丘先適齊亂

盛哉霸功文武賴之始建城市在二章

北大雅既樹之榛栗籩實

景廼岡椅桐琴瑟梓漆以供爰

景廼岡梓漆以供爰

景廼岡梓漆以供爰

景廼岡梓漆以供爰



詩多言桑如桑中氓及此蓋衛跨  
冀充二州桑其上所宜此其桑土乎  
允臧然焉同晉語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人謀既從  
矣與爰伐琴瑟語意同  
並期於年後之辭也

靈雨既零靈猶祥風之祥也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

于桑田倌人主駕者也桑田桑陰田間也文公務

匪直也人勤勞於農桑也秉心塞淵風塵邪之

駉牝三千以秉心塞淵故匪營人民繁盛國馬亦

之美也三千因五馬之大數傷言之也  
左傳元年革車三十乘季羊乃三百乘

定之方中三章

蝻蝻止奔也應桑中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相鼠

淫奔之耻人始國人不齒也亦曰

子言之詩則專言女子也已

蝻蝻在東莫之敢指比也蝻蝻比淫少莫指不齒也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告有

朝齊于西崇朝其雨比也齊升氣即虹也猶南山朝

遠兄弟父母先東而後西脩辭之叙也

女子有行身也風規之意切矣此雨猶行露之露

女子有行身也風規之意切矣此雨猶行露之露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遠父母之身而妄念踰牆也。君子偕老之展如之人，明明

受上文宜大無信也，不知命也。信所謂負信也。見行露序命天分也。

參觀語例卒章直言不汗，猶行露文公之明大可見，王世貞云，句法大庸是詩之疵也，噫，未嘗知風雅者耳。

### 蝮煉三章

相鼠刺無禮也。刺失君子威儀也。衛文公能正其

群臣。左傳，衛文公敬教勸學，而刺在位承先君之

化。宣公時，札義消亡，惠公懿無禮義也。義儀也，與

師職治其札儀以佐宗伯注，故書儀為義，義讀為儀，古者書但為義。○蝮煉，化國人也，相鼠，化士大夫也，故序文映帶可玩。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興也，以鼠且有皮，及與人無儀焉，深疾之，亦狐黑鳥，褒如充

耳是無威儀也。人而無儀，不死何為？人而不若鼠，則不死而何所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止，容也。大雅淑慎，爾止，不愆于儀，秋訓藹藹，濟濟止也。注盛多

之容也。人而無止，不死何俟？洪範五事，貌為第一，君子何不慎於止。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禮，札儀也。子人而無禮，胡不遘

死。變何為胡且變，句法承上，駢儷語殊厲急，所以為卒章也。無札亦嚴於無儀，無止，口匏葉靜女

其辭隱微，上淫亂故也。今文公好禮好正，故君子見無札不正之人，得極言責之，如是矣。公室昏明

之反，人情窮達之分，大議論所繫，而詩之興觀在此。

### 相鼠三章







干旄三章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

是詩先定之方中蓋二十餘年錄在編末繫之許夫人故

也與泉水竹竿不同儘与木瓜荷嗟似

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

也而自傷詩之大義也

衛懿公為狄人所滅

說也滅云亡云

國人分散露於漕邑

左傳立載公以廬于曹許

言國析斷絕

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

賦載馳人

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

閔傷重出大義所繫

故賦是詩也

上有作字故曰賦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

衛侯必是戴公而非文公宋桓公迎其遺民而許師不出穆夫

人必不能安居也春秋齊侯唁公于野井

驅馬悠悠言至于漕

與泉水遠臻于

衛一意豈其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衛夫人告難四

我至乎漕乎

我不勝其憂思歸唁我思至于漕哉首章二章直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

與許人左之應但突如有天墜

朱子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左傳后帝不臧

嘉不能旋濟

伐木之二章

視爾不臧我思不悶

不臧乃許人左之也然所謂我所之豈歸唁之謂

乎唯其辭婉似深怨不得歸唁者故說者不能以

胡不就序明解而辨惑焉



陟彼阿丘言采其蟲

出遊寫憂也蟲療鬱結之疾子在根下如聚貝子

女子

善懷亦各有行

多思憂惱不能速自了斷乃是女子之常態然亦各有其道存焉不

許人尤之衆揮且狂

雅而狂妄所以不及女子也穆

宜以愚婦人故態蔑視之夫人欲救衛之敗而許人無與盡其心者是夫人所以怨望也縱國小力寡抑豈不可控告於諸侯乎宋桓公其私也蚤己出師逆衛遺民于河奉以戴公以勤宋國則夫人之切齒不亦宜乎雅狂以目之其情大可見矣鄭公且不違序意况他乎○

左傳沈胡之君幼而狂似因是詩幼稚必多妄

我行其野芄芃其麥何丘往來所見也哀心在中則

之小也蟲四月采之即麥秋也詩所詠大邑可時

去年十二月衛滅今年為戴公元年以夏正推之

戴公在位亦數月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始露出其中心也

也誰因誰極非女子所能為也左傳翦焉頓覆無所控告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

君子亦在位也皆託不可如何而坐視宗國之亡夫人雖飛騰

怒乎如蒙耳故曰無有怨我思歸唁果其情私辟如佛胎召子子欲往仲尼豈往乎夫人豈歸乎故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曰凡百君子所之

言思之所之也衛大夫跋涉不居而許大夫則褒如克耳故致是思以貽凡所以叙言於京國也詩

自許來故衛采錄之以附鄘風之末矣○旧說以卒章為八句然控于大邦左傳以為戴馳之四章

者再出而不曰卒章朱子改定未確今分為二章似復古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

言首

一章八句

言第一章

六句二章章四句

蓋言第四章卒章上下二句倒



鄘國十篇

牆有茨

君子偕老

蠲

柏舟

桑中

鷓鴣之奔奔

相鼠

干旄

毛詩考卷四

毛詩考卷五

衛國第五

淇奥美武公之德也

鄭初篇曰緇衣美武公也故此添之德二字以相變左傳

曰衛康叔武公之德非敦古序者必不能信命言

有文章藝文又能聽其

規諫

琢切磋以禮自防以瑟制心所謂德也故能入

相于周寬綽而重較美而作是詩也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興也綠竹之美興君子之有文章焉奥厓內即水汭也猗猗

新竹柔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學而自脩也子曰於

淇澳見學之可瑟兮僖兮慎密貞儼毅貞赫



兮嘒兮威儀赫嘒於外也赫有匪君子終不可諼

兮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所謂德音不忘者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猗猗言其態青青言其色如篔簹言其形狀陸佃云竹初生其色

有匪君子克耳琇瑩會弁如星琇瑩華一

綠長則綠轉而青矣武公有文章儼然人望而畏之如星瞻仰之狀也

瑟兮僖兮赫兮嘒兮有匪

君子終不可諼兮四句出首章二章而猗猗青青亦耦四如出首章卒章而如篔

卒章獨奇錯綜成篇

瞻彼淇奧綠竹如簟爾雅篔謂之筴蓋篔物也四如亦物也有匪君子

如金如錫如珪如璧前四如言學備之日進此言學備之成就也寬兮

綽兮言寬弘協于王官也猗重較兮朱注猗嘆辭也案頌公語猗兮違兮叙文猗依也亦通立乘依較重較毛

善戲謔兮不為虐兮此亦武公之性度也自寬了亦善謔也虐言過節爾雅謔浪笑

淇奧三章亦善謔也虐言過節爾雅謔浪笑

考槃刺莊公也武公子也刺莊公是所以作是詩之志也詩之辭則子曰於考槃見

淇奧三章

不能繼先公之業相繼曰先君也鄭朱並昧古義

使賢者退而窮處也也字今本闕據足利古本補窮窮達之窮也猶曰真處

適世之士而不悶也鄭朱並昧古義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

考槃宜從毛公最古樂以忘憂

考寬故不問其辭也然昔武公寬以重較碩人亦存其德可以在此位也

言於澗谷此言外鼓舞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碩人之過

過韓詩作過美良案過軸相偶則

輶是車之盛膏器也車行必載是器常以膏塗軸使迴轉滑易雜記以杖閑轂而輶輪注輶迴轉也

安於窮也不承權輿之意自見獨寐寤歌永矢弗過矣我庶乎不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

也回轉其心以進肥遯而不遜

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野處獨宿而足矣何就外

也而何而陸漸近於人非極日之力而去此綽綽有餘裕者苟莊公而反之何必澗乎阿亦有之何必阿乎陸亦有之

考槃三章

碩人閔莊姜也

莊公既卒故獨閔姜莊公惑於嬖

妾使驕上僭

莊姜賢而不答

而憂之也

故國人

碩人其頎衣錦褰衣

羊

大有發明美出詩中終以無子公死可知莊故國人故字

也字今本闕也既閔莊姜又為國家憂之示卒

也字今本闕也既閔莊姜又為國家憂之示卒

也字今本闕也既閔莊姜又為國家憂之示卒

也字今本闕也既閔莊姜又為國家憂之示卒



○首章陳莊姜之尊  
族類之盛以閱之  
是乎  
小伯  
之妹  
蓋適夫人  
之妻  
五羊武公餘烈為諸侯雄  
邢侯之姨  
邢是周公  
譚公維私  
譚子  
東宮

魯故曰公晉  
公燕公之公

手如柔荑  
柔沃而白  
○是章陳莊  
膚如凝脂  
津白而  
領

如蝤蛴  
蝤蛴白而長  
七辯云蝤  
齒如瓠犀  
潔白而  
螭首

而方蛾眉  
長細而  
巧笑倩兮  
美目眇兮  
倩好口輔  
眇白黑分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  
如警鬻音義並同  
敖敖言其從  
近郊者特因說于此以朝非農義也蓋郊有離宮

別館夫人就而稅駕  
君亦親迎于斯  
故四牡有驕  
○是章言以禮來歸  
寬君於始以閱之  
朱噴鑣鑣  
朱噴周禮所謂朱總欵以緇為之著馬  
績總鑣鑣猶駟介  
庶庶以朝  
庶簞第一飾  
例第後戶也周禮鄭注引是云蓋厭翟也案厭翟  
而朱噴蓋如士昏禮攝盛也重翟其羽二重厭翟  
相次厭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言莊姜之有寬於君  
其本  
諸大夫之薛亦通有  
窳於君之意則同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卒章言齊之可以  
施眾滅滅  
鼠  
大晉也朱注  
濊濊發發  
鮪大者二三丈  
葭茨揭  
揭  
茁然上  
庶姜孽孽庶士有暵  
賦言公族之盛子兵  
賦之武也孽孽蕃

揭  
茁然上  
庶姜孽孽庶士有暵  
賦言公族之盛子兵  
賦之武也孽孽蕃



行良二句不闕莊美  
于歸毛鄭未審序意

### 碩人四章

氓刺時也刺時之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此禮義不

表宣公者繫淫風大行武公以禮自防而莊公使

一人之本也男女無別因買絲遂相奔誘送子華落色衰復

亡相棄背華落自桑之落點化來黃而隕是色衰也

暴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君子為是女序其事

也左傳引是詩曰士之二三猶喪妃耦據故序其

是則喪妃耦之於體是詩古之遺文可知事以風焉是詩之體在此人皆知其所以異焉唯序則

明哉美反正刺淫泆也美亦刺中之美也反正言因

詩狀其悔過戒人之至切以風時之淫泆不反者也

君子曰靜女三章取形管焉取云美云並可以闕

古言古意矣是時有七子之母而醜声不已

世族在位而互竊妻妾是以君子論其世爾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氓亡民也初未面相識故溯其

厚朱曰無知皆通但主其有可信之色而用是匪

辭也布或曰貨布或云麻布皆通貿絲在孟夏來貿絲來即我謀遠來而與送子涉淇至于頓丘

子來而擗我故我起而從之然草率之匪我愆期

行慮有阻撓欲歸而告家人至此而別子無良媒頓丘之別結言如是氓本欲直奔為犬

頓丘而反氓不悅故女曰此非我敢愆前約之期

也子無媒而擗我顧念事情是謀不得不延數月



耳將子無怒秋以為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

必止仲青也孟夏期秋以待

乘彼坳垣以望復關別後之相思也何必說及期乎

境詠之所以及子它篇異也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此

境詠之所以及子它篇異也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言笑否則不

言不笑矣頓丘之後亦源源爾卜爾筮體無咎

而來是六句所以悔子士耽也以爾車來以我賄遷以爾車而

我亦具我奩裝乘爾車以遷復關以禮成昏也是

女雖初私約夫迎之妻從之則父母許之兄弟可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比也此已之總角容色光沃焉

又有幾何不落落之意于嗟鳩兮無食桑葚興也食

醉桑幾何不落落華落而見棄勿于嗟女兮無與士

時須更容色而從輕薄少年

耽士言男子士也固極斥其夫不必挑荀子處女

子其妻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士之耽兮猶可說也

外來士適出此隨便用字耳

白圭之玷尚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朱子以是詩為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比也此華落色衰自我徂爾三

當多妄言而至是句却為淫婦解嘲何居悖序者

出君子故也若是淫婦

之言何以為義之府乎

焉此所以見棄也



歲食貧

三歲言久也猶三歲費女食不充則

淇水

湯湯漸車帷裳

比也方於深泳於淺之意惟裳自較而下至軫者以車涉深水惟裳沾濡困苦亦甚矣為爾食貧故奔走拮据艱難我身而得以濟若境就財業也容華亦得不葦乎誰使爾有今日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

既涉大川自差安樂者邪

德

在詩罔極猶無道也色既衰則更為異人之色故以黃隕起

士也罔極二三其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

下二句言已無見棄逐之故連

夙興夜寐靡有朝矣

猶曰無朝夕也言既遂矣至

于暴矣

言助辭也既遂即既生既育之意百事既遂生業得優也已無失行而見棄逐故曰

兄弟不知咥其笑矣

可憐此去婦既待車而徂則仇儻之義不與奔者同

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我欲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

淇則有岸濕則有

泮

比也即總角燕婉之誓也如淇之有岸如濕之泮有泮生死不相離之爾土地宥下常但如者曰

總角之宴

借言少艾也老言年既長三歲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爾雅晏以意逆志寧燕婉也宜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且且鄭蓋讀為怛怛。不思其反。始念及其反。斷斷未  
說文作思。朱注明也。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反是不思。我所以至斯極也。  
歎悔之不至。而使聞之者。內自省。所謂序事以風  
者。是君子立言之妙也。口一云。總角實未笄也。言  
笑而見復。閔笑言也。是時思其反。是女可以不失  
身於是。氓矣。故曰亦已焉哉。  
是詩宜與采薇之詩並考。而求其寓意所在焉。首  
章序淫夫之情。必若可信之事。二章序迷於不信  
之人。徒自悲傷。以禮于歸。亦不足賴之事。三章序  
色衰身廢。悔恨必及之事。四章序淫夫無賴。女雖  
貞且勤。必不終之事。五章序女雖無罪。必反覆至  
于暴。不慎始而自致。寃結之事。卒章序偕老之誓。  
雖怨淪骨髓。已自取之。未可如何。為女子者不可  
不深自慎之事。凡六章之言。雖借一人之口出之。  
其所序之事。每章皆所以風切感。悟乎時人也。全  
于米薇之詩。同其立格。學者須潛心呻吟序文。

### 氓六章

竹竿衛女思歸也。

首句與泉水同。而廣語。適異國。

泉水曰嫁於諸。而不見答。泉水無是句。以此互之。

如二。思而能以禮者也。泉水曰父母終。思歸寧而。

能以禮。泉水亦同。竹竿比泉水。辭氣頗。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亦獨格。上二句。同舉。故鄉昔遊。

下二句。分叙。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致之。致思也。猶。

有致思。篇道達。而不能致思。託言也。

衛女作詩。以貽。故鄉爾爾。所貽之人。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之故。卿山。水寤寐在目。思須與漕。



泉源在北，淇水在南，皆東流。而合是亦相像。淇水之遊也。女子有行，遠兄弟父

母也。雖道之遠，思或可致。然遠兄弟父母，女子之分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反其句而重之。前章受以遠父

其意亦巧笑之嗒，佩玉之儺。既遠父母，移天齊體

相重。巧笑佩玉，敢失其札節乎。置是二句而情境之

苦大見此亦能以札者也。嗒玉色鮮白，前出言笑

而顏色鮮發也。雖不答手，不敢鬱陶向隅，是敬慎

也。儺，柔順也。內則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遜

謂粲然皆笑亦同。粲然，惡丈夫之容，不必說齒。所

我憂，首章言其思也。二章言其分也。三章知分而

不怠於札也。卒章以札制心而不自失也。我

### 竹竿四章

思之不可致，非道之遠也。遠，父母兄弟者，我分也。

雖不見答，敢失容色於君子乎。然則抑出遊以遣

悶耳。欲叙是情，每章先提。故鄉遊賞而後發之。其

寂寞無聊，满腔是歸心者，見矣。此是篇之奇處。

芄蘭刺惠公也。惠公，諱殺，大夫子伋。驕而無禮，中詩

義。大夫刺之，實是大夫作也。古義可尊，惠公立四

出奔以前，亡而作是詩也。五字今本闕，據

八年復入。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興也。李時珍云：芄，蘭之實，尖，垂

也。少杜注：雖則佩觿，能不我知。能，不反語也。知，知

蓋十五六。雖則佩觿，能不我知。遇也。言札待之，服

興焉得之，以微草之支間，無尖實，與童子之佩，成



雖成人仍是乳臭能不一依賴我濟旧臣而自治軍  
同之事乎是實大夫之言也凡蘭垂鰓依籬落藤  
生故造容兮遂矣九章紛容容之無經注飛揚負  
辭如是容兮遂矣漢郊祀歌神之行旌容容注音  
通尔雅烝烝遂遂作也注物盛興作之良  
不敬於大臣即驕而無札也左傳先君有冢卿以  
為師保而蔑之注不親皮冠之比惠公甚於獻公  
甲甲言親昵之尔雅甲狎也狎貫習也人自治事  
立乎軍國有事則必將即我藉力者耳故曰不我  
狎非童子所能也急來抱佛脚者問時亦當燒香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逐是詩之言殆過激惠公將見  
親二公子將奉太子伋之弟以攻之君子見  
其幾故賦大夫怨毒之甚以切規惠公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鞶

愈盛於佩鞶佩鞶雖則佩鞶能不我

芄蘭二章

河廣宋襄公之母

之子今本闕及旄丘干旄可參

歸于衛

桓夫人大歸蓋在

思而不止

左傳敵無

語例存之宋桓公猶在襄公始涉河而南河廣作衛未遷之前  
宋挾河及戴公始涉河而南河廣作衛未遷之前  
公御說賢君也故雖出夫人狄人之敗大勤衛其  
義也宋世家故作是詩也雖思其子甚亦以義斷  
不通是意乎故作是詩也雖思其子甚亦以義斷  
是詩也序子式微一例有首辭而無後辭竹竿曰  
思而能以札載馳曰思歸暗義不得說已不了若  
誰謂河廣一葦抗之一束也非一根葦加之水上一葦  
然梓杙然誰謂宋遠跋予望之則宋遠也義不得  
然否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可跳而越之也刀亦取其形似也此不一葦抗之舫蓋後世

誰謂宋遠曾不崇朝望風行而可朝食于宋也改

伯兮刺時也刺時之多怨曠也伯兮有孤首言君

子行役君子言為王前驅摘詩成文感過時而不

反焉三章之意躍如也為王前驅是空閨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雄雉之詩其憂思伯兮執殳為

王前驅伯也變文不可退者也況為天子前驅而執

執殳怨女之憂何止長離別揭一憂邦之桀一憂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相經云髮有豈無膏沐誰適為

容沐米汁也去髮之垢膏以澤髮我髮散亂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鶴鳴于埳婦歎于室雨則想旅

其雨憂將雨也出日喜方晴也將雨則晴方晴則

雨悵望之間徒過時月杳然而無歸日與瞻彼日

月悠悠我思一意也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甘心於心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何處得諼草而種之北堂之庭

之疾也雨日閉伯晴日望歸心不與他事親

唯以思伯為悅徒焚心緒而首亦岑岑然

之此辭不脩也朱曰不忍忘此非其義也鄭曰欲忘

居前女居願言思伯使我心痠不唯首疾也心痠

後故名



之婦所以求諶草也二心字二首字相照甘心而念一念不止故心痲首如飛蓬則首疾亦易發

### 伯兮四章

有狐刺時也

刺時之多喪耦也與伯兮相銜

衛之男女失時

三十嫁

喪其妃耦焉

君使民慢而征役煩故也下娶之時以凶荒廣義古意繁然

古者國有凶荒

凶飢荒

則殺禮而多昏

荒政十二有昏禮有

多昏此殺禮

會男女之無夫家者

會合也男未娶女未嫁不得成

一夫之家也引古禮以駁衛不恤其民也非責其不能舉此政也

所以育人民也

有狐與野有蔓草同是衰世之風也男女之淫有自來矣故二序並責於上而不咎民經義了然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

比也綏綏尾尾狐比鯁夫淇梁失所也此失時屏營夫失時

喪耦則淫放之心自萌故比狐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婦人見而憂其無裳也夫

狐淫物也出山林而絳絳水梁如有所求者以比男子失時僕僕來往有不肖之心焉女之喪耦者見之憂而思為之作裳其亦生奔心焉爾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

厲水厓也深可厲之旁

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無裳尚有衣也無帶無以束衣也無服友亦無也逐旬而歷言其寒凜之甚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

是詩以三無為叙而梁厲側會韻耳然求而彷彿之意則全寓

於是三

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刺彼使斯民為狐者

也行露憎嵐亦斯民也而使是女悅狐誰之為邪風俗之敗君子有以感於事變故詠性情性風之

有狐三章

### 有狐三章



木瓜美齊桓公也

似附錄也置之編末然奇格也殆

說矣衛之再興齊桓之盛功偉德也

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

一事

三出皆變其文自左氏以外未嘗有之

齊桓公救

而封之

首稱齊桓公廣辨又冒齊異國故也它有許穆夫人魯莊公皆同邶鄘唐序法上冒

遺之車馬器服焉

詩映帶而舉之其實衛

國則下

衛人思之

與異國對故衛

欲厚報之

而作是詩也

三瓊而却輕於三木桓公之德其感人深矣厚報言傾國家勤齊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有人貽我以木瓜其思意感刻不忘我欲報之以瓊

琚也玉所以表中誠焉瓊說文赤玉案赤

匪報也

永以為好也

為好結好也雖以百倍報之亦敢以為報者詠其感恩之至深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瑶

木桃即桃實也樹桑樹檀

劉有維玉及瑤句王肅得之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說文及禹貢傳未足信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木瓜最大而桃而李最小

色是得之琚佩中長博而方者蓋玉石並用而瑤美石而玖美玉皆珮瑤之材也所投愈小而所報愈重之叙也舟瑤出大雅珮玖出王風○曰瓜曰

琚是奇曰桃李曰瑤玖是偶篇法可玩焉○大雅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謂所

取於先君武公而點化之

苞且之札行者物薄而用可重之謂也遺之以

道則感人極深三木以得三瓊此其札行也



木瓜三章

衛國十篇

變風唯三，衛不與諸國同。左傳所賦，足以觀焉。春秋經傳大要詳叙之。

淇奥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白兮 有狐

木瓜

毛詩考卷五

毛詩考卷六

王國第六

季札觀樂時，王既在三衛之後，蓋以邶詩示二南之反，大師深意也。且春秋時，列國大夫所賦，在變風，唯衛與南雅匹。或云，王以衛者，恐混於二南，故以問之，伺矣。

黍離閔宗周也

唯王國祕閔者，四言其衰弱不振也。與舊之華閔時并考，可以求古。

衛有閔，莊姜鄭有無。臣閔亂，係姜與忽之卒事，是已。說者以是為平王時作，然序無明文，玩其辭，後於兔爰葛藟，亦不可知。

錄而在編首者，猶定之方中。周大夫行役，至于宗

周戰，鎬京為秦地，犬戎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

禾大名黍，亦禾也。閔周室之顛覆，若之華曰君子，此草菅鳥鳥之例。

至，此雅亡而為。彷徨不忍去，詩義悉而作是詩也。黍離序文可玩。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離言其繁出也二句黍稷皆離

離而方苗也下亦同說離黍秀而行邁靡靡中

無所薄

心搖搖

遲遲自別搖搖蕩而心搖搖然

如縣旌而

知我者謂我心憂

以我為心憂也我心

二句是客次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衰廢之甚也先

二句是主

黍翁嫗在田婦子餉之凡凡乎一曠野無人知吊

古者詩人欲提不知我者而先提知我者辭之有

悠悠蒼天

此何人哉

滿目皆不知我者也故告愬于蒼天大

號何人蓋不止赫赫宗周衰似滅之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

黍稷離離而成穗也先苗而穗

趨時詠之

行邁靡靡中心如醉

芒芒然似失本心

詩人之常

亦欲号欲舞耳

我何求

惡得不無酒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

自苗而穗而實只是彷徨不忍

見非

行邁靡靡中心如噎

如醉其心憎也如噎其

也

之序

知我者謂我心憂

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

蒼天此何人哉

三章百十七字而所變屢

八字詩人淫液之最甚者

黍離三章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

蓋與揚之水一時致此言主帥彼言役夫此君子以位言

下篇以德言在位危難有德祿仕故聯

君子行役無期度

以行叙于

慢是詩見於處者之言揚之水見於征夫之怨

大夫思其危難

思君子危難風王速

召之也思因勿思危難因飢渴或云國之危難非序意大夫作詩猶有小雅之遺

以風焉

以風焉

岡白駒云齊衰葵丘之成瓜時而遺及瓜弗代而無知之禍因是大夫思其危難良有以哉

君子于役

通篇居四分之微意所存可知非室家

思夫不知其期曷其至哉

也別本曷下無其字者脫

何時也至

雞棲于埘

埘蓋作雞栖

日之夕矣羊牛

下來

小雅畢來既升入牢也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猶曰視大臣不及禽獸是詩之巧也故曰如之何勿思夫行役妻思之常事也於是句不切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

不日不月言其歸無

音來括

雞棲于架日之夕矣羊牛下括

架蓋值杙

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憂其有飢渴之辭懇朝不及

難若無連管之憂必有高克之禍大夫憂之宜矣謂之閨思而說但冀其生還殊非美辭

君子于役二章

君子陽陽閔周也

稱周列國無是例

君子遭亂相

招為祿仕

賢者無心於

全身遠害而已

而已字照

有職司者將飢渴於外故君子遠害於伶官



君子陽陽

簡兮萬舞之態意氣揚揚甚自得也頌云龍旂陽陽考工記志清陽

左執簧

右招我由房

自房中招我也大射儀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射禮記命負炭者由其位

其樂只且

君子而樂於此則衰亂之不正同可如何者大可見故曰閱周

君子陶陶

叙話陶喜也禮記人喜則斯陶

左執翾

右手秉翟則是未舞之初也故可見

右招我由敖

燕舞之位曰敖蓋取遊敖之義飲人招禮卒食以樂徹于造注造言故

其樂只且

君子陽陽二章

揚之水刺平王也

竹書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王人戍申當楚武王

不撫其民

驅民於遠使騷動而不得安堵

而遠屯戍于母

家

示成申之為本也稱母家示非所屯戍也

周人怨思焉

役夫在遠故稱周人辭之

借諸侯有戍非是辭所關怨在三四思有五六

揚之水不流束薪

比也流水激薪而揚其力不能流之可矣天子鄉遠之民而遠戍下國衰弱甚矣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役使不均已困於遠戍猶北山之怨國用匱則番代

歸哉

代人不歸其期皆衰弱所使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

亦不得如常式併與君子子懷哉懷哉曷月予還

揚之水不流束楚

首章提束薪而楚子蒲皆束薪也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

甚於戍申也甫一名呂

也之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周語申呂雖衰齊許猶



在又申與呂助大子宜臼出鄭語懷哉懷哉曷月

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蒲州也微於東楚水勢益弱彼其

之子不與我戍許蓋甚於戍甫也許不見於鄭語

為楚所滅許為楚屬國當平王時蚡冒武王方拓土疆則為楚戍之可必矣甫亦楚故飲其地未考

于申果實錄否或因是詩附會之致懷哉懷哉曷

揚之水三章

中谷有推閔周也不撫其民其夫夫婦日以衰薄二

之道凶年飢饉室家相棄爾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陵遲而詩皆涉淫風是篇迫衣食而棄其妻王政

中谷有推曠其乾矣興也推濕草然中谷失其所谷

之化離而有女仳離既其嘆矣此君子憐而詠之

歎傷也既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凶年不免於死七是艱

困厄之時而至斯極矣哀時中谷有推曠其脩矣脩長也得水而痴挺有女仳離

條其歡矣小雅嘯歌傷懷條其歡矣遇人之不

淑矣吊死者曰不淑凶惡不祥之義也可憐是女遇

為不祥則夫婦相棄是不淑也可憐是女遇



不淑之時矣使其生於二南之世必

中谷有推曷其濕矣

乾者失其所而枯瘁也脩者傷

之而 有女仳離啜其泣矣

卒章最痛切矣嘔嘆條

不淑為叙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似有活路者至

章是結法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中谷有推三章

兔爰閔周也

若之華大夫閔時也其詩曰知我如

桓王失信

必有其事矣左傳王易田

諸侯背叛

不禮所以失諸侯

可構怨連禍

王師傷敗 此亦不帝

不樂其生焉

周至桓王而益衰甚於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

此也 緘訓緝緝爰爰緩也狡兔

橫逸於王罰外雉介鳥而反苦於羅以比

我生之

初尚無為

身也宜王末年周既衰遂王十一年平

王五十一一年則詩人

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

叱 叱訛同小雅或寢或訛我始願在無為今而遇

為若不負始願者而憂樂雲泥二尚字有味口無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

郭注羅有兩較中施冒以 我生



之初尚無造無造即無為也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尚寐無覺叱在身而覺與聽在耳目自成奇偶

有兔爰爰雉離于罍爾雅罍也罍謂之罍罍案三者皆細車也大名相用其制有小

我生之初尚無庸不用力不用心我生之後逢

此百凶尚寐無聰背叛傷敗百凶之言逆於耳順

無聰懶散極矣目有開閉而耳竅常開掩耳甚於閉月耳目前後似有叙此雖殆擊可具博依矣

兔爰三章

葛藟王族刺桓王也古或作平王諱周室道衰

親親我望是句棄其九族焉周之興常棣伐木以親九族及其凶頑

亦知其為古言照諸序以求文意左傳公族公室之枝葉也君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况國君乎所謂君子即王族也論公族而及是詩共序文合符我是以見序之為古義

古文也且比體亦主左氏而講定之不取臆斷

緜緜葛藟在河之汭比也緜緜葛藟比九族之浸而蕃衍焉在河之汭比在天子之

字下也河潤九里况在其詩沛澤所被王族得以滋蔓之象如是比之而後陳今之不然以哀籲於

下是比體也河潤所生不止葛藟殊取其蔓延庇本根焉葛藟之不緜亦王室之瘁也頌弁曰如彼

兩雪先終遠兄弟謂他人父王不親親九族殄瘁集雜覈謂他人父亦莫我顧顧者

無所據不得已而又事謂他人父亦莫我顧顧者

異人之老者以乞憐焉



相訓也。四句言王族不依王室，則無怙也。魯成公欲就楚叛，晉季文子曰：「不可。」史佚之志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春秋間言是意甚多，是詩亦合。史佚合符。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緜，丘。涘，水邊。詩：水涘。郭注：水邊。許：水涘。水曰水涘。終遠

兄弟謂他人母，非刺平王。謂他人母，亦莫我有者。

保抱相存也。蔑視而不有所謂不肯字。我也。儀禮君不有其外，臣左傳不有寡君多例。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緜，丘。夷上。漘，言岸上。平其下為水，蓄若脣也。終遠

兄弟謂他人昆，陟，姑亦言。謂他人昆，亦莫我聞者。

出入相語也。不聞於我，又不使我聞。視如路人。父曰顧母，曰有兄，曰聞，用字極巧。

### 葛藟三章

采葛懼讒也。子貢傳亦曰：大夫憂讒，或云采葛非人。臣事噫中谷蔓廷，獨女手所刈乎。

彼采葛兮，為衣服也。三采皆不得已者。一日不見如

三月兮，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孟子曰：我退而寒之者至，皆憂君側也。

彼采蕭兮，為祭祀也。一日不見如三秋兮，以三冬例也。疏云：三秋謂九月。朱子從之，有確據乎。

否唯積月而時積時而歲，故其序如此耳。

彼采艾兮，為疾也。三采皆言不一日不見如三歲兮，得已而遠君側焉。

角弓序：不親九族而好讒佞，兄弟之遠無他有受爵不諂者，故也以采葛次葛藟，其意殆有相似。

### 采葛三章

大車刺周大夫也。唯王風有刺大夫，共小雅刺暴公相似。列國則有哀三良是已。



禮義陵遲男女淫奔

上句為卒章繫之

故陳古以刺今大

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是詩自行露點化來故以召伯聽訟示其義也

大車檻檻毳衣如茨

大車特言其車之盛也猶我車孔博女子聞車聲檻檻而知其

為大夫側目仰之毳茨之衣儼然立於車中如天

下雷行物與無妄不怒而威於斧鉞陸佃云說

文毳衣以毳為屬是或一服也毳冕不如茨瑞

謂行多露全是一意或云此刑政之效民免而無

大車噶噶毳衣如瑞

噶噶亦聲也小雅戎車噶噶又作噶毛傳似以詩

諄叙之不取也說文瑞玉縠色 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異室同穴禮義也言之以見非

非禮不可犯故以禮義勸之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猶以禮自防負女也使之者非賢大夫乎行露以既訟言大車

以使無訟言寔連璧也口疏云周始合葬陳古在

周公以後案是亦一考然詩作於東周謂之詠召伯亦通且召伯下及康王

若說如遷葬嫁殤是非禮之大者也夫子何徵之

丘中有麻思賢也

匪風思周道下泉思治以終變

莊王不明

平王崩而桓王廿三年莊

王而曰思賢其必有說 賢人放逐

考繫曰使賢者退而窮處登

王風遂亡

明詩意全在造語不同處可



味 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子貢傳留子賢而退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留子嗟見放逐而在丘中種麻

景不與考槃肥遯無悶者同日施彼留子嗟將其

曰來食皆所以慰其鬱陶也來施施孟子施自待之良猶曰施施來遊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子嗟父必有其子嗟是主

序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君之麥雖美姑且即我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蓋子嗟子也年弱故曰留之子

以麻麥李分三人彼留之子貽我佩玖望其貽玉

所居詩人摸寫也彼留之子貽我佩玖所以結好

也隱見離合雖異其知賢愛賢則同留之子年猶

### 丘中有麻三章

### 王國十篇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東 丘中有麻



毛詩考卷六

毛詩考卷七

鄭國第七

三衛之外鄭詩最富故以鄭次王

緇衣美武公也

變風唯秦有美秦仲襄公三首它

凱風干旄是別鄭國刺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

詩十四而美則是篇已職也故序併及桓公可謂徹底矣國人宜之稱國

示詩作於鄭國也說周人作非矣宜稱也故美其

左傳王子圍相邲散子羽曰是謂不宜德首句此在下相變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有

善善言世濟其美也桓公始封於鄭武公繼有其

國益善父之善也善即善於其職之善武公有大  
勲力於平王見周語晉語曰東萊呂氏云此後之  
講師失旨也噫何言邪鄭樵朱熹詩之蟲賊余不



屑用錢呂氏頗知序可貴然主首句而不審釋廣  
語屢誤鮮而曰講師講師使人疑惑惜也不免  
宋習之私臆乎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

疏云天子聽朝之服也

弁以日視朝卿士退適治事之館親皮弁而服緇  
衣箋曰私朝對在天子之庭為公○宜言衣稱其  
人也首章奇而二章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祭

卒章偶是篇法也適子之館猶曰子適子之館言武公出  
兮聽政其館也還言武公退食自王所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

好言衣之美好也猶五  
服五章之章衣稱其人

則自然美好然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祭兮爾  
說好猶宜不確祭餐也案祭本精米故謂飲饌為祭也曰將其來  
食曰曷飲食之皆愛賢之辭也說欲粟常純非矣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

爾雅蓆大也蓋言衣之  
貴盛也玉藻既服習容

觀玉声乃出揖私朝輝  
如也登車則有光焉

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祭兮是詩無前後深淺之別但六十九字而換六  
字何限意緒且須知上二句是國人所願故

三章三換而下二句特三反之而已○子曰好賢  
如緇衣又曰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與序正合  
故宋儒不得說為淫汚為語氣  
輕佻男女以緇衣戲出呂覽

緇衣三章

將仲子刺莊公也

莊公不兄故不勝其母以害其

弟不勝猶不忍也不能如其母之欲何遂以陷害  
弟於不義而放逐之也○二句語意上屬序之  
例同有女同車而格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  
有記載馳別是一格



而公弗聽

詩之義盡於此矣

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傷母心而

小事也兄弟克伐與母永訣大亂也○序結語與有女同車沈同大亂以前之詩也故先叙于田

將仲子兮

祭仲又曰祭仲足曰祭仲足曰仲子猶季子無踰我

里無折我樹杞

弟焉野廬氏禁野之橫行經踰者注徑踰射邪趨疾越渠者樹杞猶杞樹也遂人職隣里縣遂皆有地城溝樹之

之畏我父母

既公之惡念以刺其心是切諫也畏母而曰父母詩人之辭也依違而帶言之耳

仲可懷也

父母之言亦可

畏也

懷者愛慕之思也齊語曷又懷止即畏已之反也左傳非威非懷何以示德威言明畏可

言仲之為我謀親切而可佩愛也

忌憚懷言慈仁可歸服仲可懷也者

將仲子兮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

孟子樹墻下以桑小雅維桑與梓必

恭敬止故愛之也

豈敢愛之畏我諸兄

不啻父母仲可懷也諸

兄之言亦可畏也

莊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每章末句須添子姑待之

四字者夫既知仲可懷則叔之將叛固公所知也

然叔之未叛上有君母之窻下有國人之歸無故而貶黜之則母兄國人未必服之且叔不滅之難不全弭故曰子姑待之詩人抽出公之忍心以風切之而曰母兄國人之豈非大惡乎

也使母兄叛逆而屠殺之豈非大惡乎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

自里而牆而園是漸迫也自父

無折我樹檀

小雅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季氏

愛之畏人之多言

不義而待衆國仲可懷也人之

人說而歸之

國仲可懷也人之

國仲可懷也人之

國仲可懷也人之

國仲可懷也人之



多言亦可畏也。晉詩引之曰：見懷思威，民之中也。賢所明質，而說為淫穢，狂妄甚，夫周樂主文，詩皆正音，季札所贊，可徵。鄭衛可曾，有淫聲邪音乎。

### 將仲子三章

叔于田，刺莊公也。左傳稱：鄭伯譏失教也。三篇皆風，切其志在不教而殺也。

處于京，受上篇，故不言弟。繕甲治兵，以出于田。不

之形已。國人說而歸之。稱國人則闔國也。左傳大見矣。

子呂曰：國不堪戴，是也。○句未脫也。字有女，同車可照。

叔于田，巷無居人。叔所經過一帶里途，觀者如堵，故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

不如叔也，洵美且仁。仁，慈愛也。命西鄙北鄙戴於已，豈無使氏之施，民歌舞之。

乎康誥所謂別播敷造民大譽者，故先稱其仁而悅之也。盧令亦以美且仁為首章。

叔于狩，巷無飲酒。一帶里途，若無飲酒之人也。既獵而飲酒，出吉日，此是章所以言飲

酒也。然巷飲非叔之飲，是日叔治兵出田，其所經過縱觀慶喜，固當多會飲，哥舞之人，故曰巷無飲

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可愛之謂好，是日飲酒之人，歡

呼滿巷，然皆願從叔也。之飲而嘗其餘，溼而已。

叔適野，巷無服馬。繕甲治兵，則一帶里途，滿目皆服馬之人也。故曰巷無服馬。豈

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然叔也，實武而絕倫。

人皆願為之用也。不如仁，著其懷也。不如好，著其愛也。至於不如武，則百夫決拾之勢已見矣。

叔于田，三章。于狩，適野，好武，居人，服馬。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

其辭盛於前篇故御大鄭有兩叔于田酷似設字子石者

兩卿同朝是篇言其從公而田以

著人知有叔而不知有君之狀也

射御貫不義而得衆也

通篇皆是意也夫有才者而暴虎不義乎此不可不訓戒然莊公志在必殺故居然冷笑所以刺也

不義乎此不可不訓戒然莊公志在必殺故居然冷笑所以刺也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叔于田乘乘馬

叔字十出寫其

言車馬始發也叔英氣勃勃自御其車而出

言車馬始發也叔英氣勃勃自御其車而出

叔在藪火烈具舉

既至獵

之所起也禮褐暴虎獻于公所

出田獵第一獲搏

虎以獻不亦壯乎夫暴虎者死而無悔者也且是著其不悼弑凡子君也小雅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將叔無狃

將叔無狃

左傳莫敖狃狃戒其傷女

而賞之曰一舉

絕倫然勿狃今日而復之恐其或傷女故謹戒告之也

叔于田乘乘黃

美其馬也

兩服上襄兩驂雁

行言車馬方馳也二句亦美叔之良御上襄進而

又交龍叔在藪火烈具揚

三章如一夫公之田而

曰叔在藪並三復之詩人風意

叔善射忌又良御

所存獻于公所一句何等雋逸

忌美叔之多才亦以著其得衆也射則不須詭過

無傷之詞非抑磬控忌良御也四字毛必有所傳

也抑縱送忌善射也朱註覆繡曰

曲折如磬似迂抑縱送忌送按後手縱矢前手

送矢也於理則近有微乎否蓋縱送與馳逐一語

法縱矢者為逐禽也縱必獲毛義亦已了了



叔于田采采鵝

蓋其副車也。自獵既酣，息四黃而來。之鵝以毛羽似名之，不雅作鵝。依例

後世所改人，或失本末。

兩服齊首兩驂如手

言獵時畢而馬不驕也。中服並首於前，而兩驂差退，如曲肱舒兩手於首左右焉。

四馬並差先後之形容，前章亦同。唯其步驟疾徐之異，讀者宜注目。

叔在藪火烈具阜

二句三章如一依例。置之，但是須說獵將畢，又復一驅以耗磨餘勇也。

叔馬慢忌叔發罕忌

慢，惰也。用字之巧，訓遲不確，是結語。衆皆屬目於叔，進退唯命之，摸寫也。雖有公猶無公，此詩人之忠信所自憂君憂國也。

抑釋棚忌抑也弓忌

棚，矢筓蓋也。用矢時繫棚於輿，輿則叔果執棚也。弓於是車徒相命為去色，未始公乃曰不義不暱，多行不義必自斃，毒哉慘哉。

與輿同，弓室也。衆皆見叔之馬慢發罕而待獵將畢，則叔果執棚也。弓於是車徒相命為去色，未始公乃曰不義不暱，多行不義必自斃，毒哉慘哉。

大叔于田三章

采馬 采鵝 如如 兩兩

清人刺文公也

危亡將及，故作是詩風之。

高克好利而不顧其

君 高克固是惡物

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

所謂知所惡者耳

使高

克將兵而禦狄于竟

魯莊末年秋伐邢，閔元年齊救邢，僖元年諸侯逐狄，城邢。

此春秋書狄入伐之始也。高克禦狄，必是故也。狄入衛，鄭棄其師，同在閔二年十二月。舊說於久而不召支，陳其師旅，翱翔河上，遣高克遠之也。一去不確。

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

狄伐邢未退，故高克不得還，若

為狄入衛，禦之河北之狄。退則河南之師可以還矣。仍叔皆同。

公子素

古傳可知，它共進之言，進而事君也，退之對

惡高克進之以不禮

進之言，進而事君也，退之對



而成辭古矣文公退之不以道亦不道故惡之危國亡

師之本故作是詩也高克好利不顧則何所不為

危亡之本也文公惡一人也公子素惡為軍國

也疏云克若擁兵作亂則危國將眾出奔則亡師

大得序意矣作詩時師未潰又未有知其必潰者

且說其詞深此呂未敦序故也清人不同二子乘舟

去高克無事可召案旄事實未合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二丈夷

彭在消在軸言其遷移不安也駟介二矛言其為

見矣惡知其不擁大眾以叛又惡知其不率師出

奔故特說必潰之勢非序所示也古義可宗

清人在消駟介庶庶行人德德傳象負失饋鑣傳

侯侯鹿衆也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釋木上句曰喬予

英弊盡而喬存已案重喬不闕英有無且以

喬見英之弊比鑿通篇無狐裘蒙戎之意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祭義鄭注陶陶遂遂相隨行之

多之良以著其擁大衆於外也投是左旋右抽中

軍作好左陣旋師講兵右陣抽矢抽及而中軍則

章以布營時言口舊說中軍謂將居車中也強甚

且御者在車左亦僻說也左右中軍言三軍必矣

清人三章

且御者在車左亦僻說也左右中軍言三軍必矣

且御者在車左亦僻說也左右中軍言三軍必矣



羔裘刺朝也朝無直臣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風雨思君子不改其度是詩亦再言其直鄭無直臣可知併前篇考之若有直臣未必至棄其師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侯言其有主民之德也洵美且

濡則其德亦直而有君德也羔羊序曰正直彼其

之子舍命不渝它身於天命而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古之君子其裘如濡則其文德

足以骨鯁一朝今之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武力

子徒被羔裘而豹飾乎又或主疆直難乃不生書云主善為師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晏傳曰鮮盛蓋典日出清濟一

稱其德而晏如也三英以二勇重英朱英綠滕考之程子為素絲五紵之類近是大夫之裘其英飾三而粲然美也彼其之子邦之彥兮羔裘三英恭而安文也如是可召為民主矣彥受上文武二直結之彥字從彥多故曰美士郭注人所諺詠不取也

羔裘三章

遵大路思君子也子風雨思君子文同莊公失道

莊當作文莊公英主也無棄賢之事且清人之後不可編莊公之詩也文公喞三良大受晉師又背

王命執其使君子去之丘中有麻有兩賢是序有

可謂失道也國人思望焉慕而瞻

遵大路兮挾執子之袪兮執袂於大路是不遑顧人

示詩中之義也目之意也朱子徵宋玉稚



說可無我惡兮不寔故也母惡我而不斯須故舊本有不遠棄之義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不唯執祛也君子將去從而斯須是繫白駒永今朝

之无我醜兮不寔好也言久要之好也故不必好意是故而好者也唐之為襄亦先維子之故而後維

子之好○鄭箋曰莊公說之是序之所曰廢也

### 遵大路二章

女曰鷄鳴刺不說德也不悅德君子所去也故曰是次遵大路而終文公

變風焉忽之詩合緝於後呂表祭仲亂國遂曰終莊公害弟之惡也故女曰鷄鳴之作蓋在濼洧之

後矣忽見殺立三年而文公立又十二年高陳古

義閨門之美十五國風第一以刺今不說德而好

色也德也對說古言也德言德行又言有德君子是詩句句皆陳德義卒章稱有德君子亦是

其德行也蓋文公報於叔父之妃又娶于江娶于蘓頌殺其子逐其子閨門不治國俗敗而又淫亂

可槩見矣○是序子月出序文相變精緻可玩

女曰雞鳴士曰昧且昧且則已子與視夜明星有爛

秋天明星謂之啓明將翽將翽弋鳧與雁自此通篇皆女之言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如言中也陸佃引史記以弱弓微加諸鳧雁之上得之亦雅

宜肴也言調和而肴之頌云是饗宜朱子引內則雁宜麥近強宜言飲酒與子

偕老宜其調和嘉肴以飲旨酒至於白首永同是歡樂矣○朱註射者男子之事中饋婦人之

職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在御言在其所進御也靜不躁也好可嘉也女曰琴



瑟必左右之以儀節養和而每事勿有粗暴之態焉相警戒之辭也琴瑟因飲酒及之

###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

旨酒必有好友來之言親

愛其人而致之也雜佩呂報瓊琚貽佩玼例之毛傳得古義贈玉所呂結好也女曰我苟知子之好而來之我亦贈之雜佩以厚其好矣夫婦所說在婦並說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順之言和順相德行也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比也問猶問安也禮道不虛故曰遺也夫知人者君子之事也婦人何與焉唯能知其所親愛扶歡心而不失而已雜佩之贈所以厚君子之好也雖有賢主人入家婦惡人情所不堪也同心如是章則金蘭之情豈不日深乎實萬也

### 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言好與

其人歡洽相投也報之言報其好意也文伯死婦人失聲敬姜曰是子必曠於禮矣言篤於色而薄女師

### 女曰雞鳴三章

呂上八篇一轄而十

### 有女同車刺忽也

忽之死先於鄭棄其師三十餘

### 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

鄭序唯是稱鄭人蓋與

### 太子忽

春秋書曰

### 嘗有功于齊

猶曰

### 齊侯請妻之

變○是序將齊女賢而不取齊侯請妻之非文姜也

仲子一例齊女賢而不取齊侯請妻之非文姜也

大子時嘗有功于齊古丈簡雅嘗云齊侯請妻之

者自後之辭也此言代北戎克之齊侯請妻之

齊僖公時齊女賢而不取齊侯請妻之非文姜也

為小伯齊女賢而不取齊侯請妻之非文姜也



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

卒字與嘗字呼應及即位以無大援故為

祭仲所逐也

故國人刺之也

也字今本闕據足利古本補○詩直稱孟姜以指忽

前過譏之序繫之國人者蓋亦丘麻黃鳥一例之意歟○五月莊公卒九月忽出奔間三歲而復歸間一歲而見弑是詩未可知何時作蓋忽既立而孤弱為祭仲所馮凌故追憶往事以刺忽猶介且惡祭仲跋扈也凡曰刺忽者皆惡祭仲也不可不釋○忽之弱而祭仲專國實本於此故刺忽之詩起編端於是篇詩亦蓋作於見逐之前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有淑女可同車也

將翽將翽佩玉瓊琚

美步趨之高貴也越得西施習步而後馱吳

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直稱孟姜

沈同彼子嗟子國奄息鍼虎其辭直也人或疑是女非孟不達詩之辭者耳何必孟而稱孟姜乎所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

既同其車而後夫先婦從是同其道也此亦猶曰有一女之堪

同行者

將翽將翽佩玉將將

瓊琚材之美也將將聲之美也

彼美孟

姜德音不忘

不唯美於色而已所謂賢也故惜之

有女同車二章

山有扶蘇刺忽也

自此至褰裳四首相叱皆主權臣刺之推臣祭仲也

逐揚水曰無臣序者三致意昧者乃曰刺忽甚多噫忽唯是弱主而大亂鄭國者祭仲也狂狡可惡故風忽而欲以退所美非美然四首序文甚有叙之美言所賢非賢也美者因詩之辭然與焉同常武序亦出



山有扶藪，隰有荷華。

比也。比物有所為，朝廷有賢相美士，固其所也。是句例南山。

有臺為首倡，扶藪亦詳或云木名，或云小木扶藪。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不見美人，而見狂夫。耳。荷華美物，故受以子都。狂對子都，則猶箕子被髮佯狂，言不脩容觀也。楚語

富都，那豎言美少年也。孟子子都之佞，似美女。此

子都古之美丈夫，或汎稱而非一人名歟。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

松之喬，龍之游，是草木之大者，故下受以子充。充言顏色豐滿。

身體肥胖也。子都以其都稱之，子充當然。

不見子充。

鄭語角犀豐盈，言福德之相也。周禮

有充人養性而肥之者，儀乃見狡童。

提子充故以

禮視牲告充注充猶肥。應之高伯之輟祭，仲呂知免實狡也。狂童童重又

出下篇其人同。鄭語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

隱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前言似首章後言似卒章，作是詩者豈本由史伯之言歟。

山有扶藪二章

擗兮刺忽也。

刺忽，所謂繫一人之本也。君弱，擗兮擗兮，君弱也。風其吹女，臣強也。

君弱臣強。

始提

君弱，擗兮擗兮，君弱也。風其吹女，臣強也。不倡而和也。

言倡而和之道廢也。

擗兮擗兮，風其吹女。

比也。擗比君，風比臣。葉既槁而風又吹之，幾何不散落乎。比君既孤弱，而權臣脅之，死亡無日焉。十月隕擗，其下維擗，皆言落葉也。此言其槁而將落也。

伯兮倡予和女。

予，一也。伯，羣臣相呼也。倡予，予也。敝予，駕

我將知而俗謀之。此君倡臣和之道廢也。子產曰：國之大節有五，畏君之威，居其第一。祭仲輩不待

斷軍國之事，蔑君甚矣。文亦作飄，案吹女其辭

擗兮擗兮，風其漂女。

漂，是飄蕩之也。盜危是詩之



巧在四字 叔兮伯兮 倡予要女 變換處 求而必成也 要是盡心力以遂女志也 和者唯是同意之義 左傳使季路要我 又從其事 而要其成 樂記 要其節奏

擗兮二章 其說失古義

狡童刺忽也 惡狡童而曰刺忽 風忽使退也 國事繫一人 詩之常也 國風无刺大夫之

不能與賢人圖事 詩中四我字 即賢人也 忽之而和非無賢人 然不能進參國 權臣擅命也 推臣政而委之 權臣遂使其陵轢賢人 權臣擅命也 叔狡童也 山有扶藜 之乃見狡童亦指忽所美而說目君為狡童 大疎序文者耳 左傳 祭仲專

彼狡童兮 不與我言兮

祭仲狡猶左傳足微擅國命 而稱童是 維子之故 使我不能餐兮 先君三世之詩之辭也

君子視遠惟明 見祭仲之忽 然朝廷憂而不能退 食也 子即指狡童或云 曰彼曰子 非指一人 彼指權臣 子稱忽 按沈涉 煩碎 又引未 踰 羊 稱子 大不連詩 辭耳 巷伯曰 彼潛人者 曰謂爾不信

彼狡童兮 不與我食兮

食不相親也 擅權者忌良士 不

能氣息也 不唯不能餐 餐不必退 食亦一端耳 共聞政命在朝廷 故也 我憂而不能餐 子胡不食 我乎 可與食而不與食 橫逆滋甚 我遂不能息 是詩之成辭也

狡童二章

褻裳思見正也

晉語 晉正於秦 狂童恣行 謂乃見 狂見狂童是也 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孟子征之 恣行 變擅命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於溱詩惠而好我左傳君惠徼福

也一葦枕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故曰諸侯苟憂我

不必魯衛齊宋雖秦楚我將顛覆而奔之

豈無他人者求之又求不得不得措之意

狂童之

狂也且

狂童日狂不已不借力大國正之國將顛覆不可不急急决是一著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二章唯以溱洧為叙子東方之

並意重於首章

子不我思豈無他士

卷阿曰吉士

而卒章如餘波

曰瓜牙曰瓜士只是會韻○齊襄公之輟高渠弥

狂童之狂也且

歐陽修云呂難告人豈待其思而後往案是思救之詩也非乞救之

辭也序之不可不審如此夫

### 褰裳二章

丰刺亂也

淫亂也丰之先東門之墀猶著之先東

多序唯知是意

昏姻之道缺

昏禮廢而不脩也

陽倡而陰

不和

前序曰不倡而和是亦示

男行而女不隨也

也字從足利古李補口東門之揚曰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是詩悔不送而曰駕予行故曰不隨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

羊面貌豐滿也俟于巷既奠

之時

悔予不送兮

女時有異心既而悔之故曰子

故不得隨行使子徒飯今甚悔之矣口堵

奠雁降出大門婦從降自西階是送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

昌，壯大也。抑子南夫也之意。與手相應，齊詩倚嗟昌兮，頌

而長兮，俟乎堂，婿升堂奠雁，再拜稽首而出。之時也。時女在房，故道悔其不蚤，隨而行也。

**悔予**

**不將兮**

將，送也。送，即隨也。俟乎巷，是女所聞而知之。俟乎堂，所見而知之前後之叙，可玩。

衣錦娶衣，裳錦娶裳。

昏禮有攝盛，故極其美言之。士不殊衣，裳別而言之，亦詩之辭也。故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娶，景同。士昏禮，婦乘以几，姆加

景，乃驅，舊說景亦連衣裳為之。人，也。夫之迎女，有他心，不隨及夫之去，女則有悔心。乃曰：我衣裳既成，請為我駕，予將追及之。蓋是時，禮廢，如是成昏者，亦有之。鄭之亂，可知不然而雖狂女，知其必見黜而行乎？詩人摸寫不可不求，駕

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行自此發也。歸，安于彼也。北風亦先行後歸。○鄭說既失，前入俟後，叔伯然則焉得呼前人為子乎？此悔是須臾之間耳。婿之從者，猶有番而德惠之者。

裳錦娶裳，衣錦娶衣。

婦乘車而後，姆加景，今不俟，駕而既已加景，狀其狂急之態也。

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行自此發也。歸，安于彼也。北風亦先行後歸。○鄭說既失，前入俟後，叔伯然則焉得呼前人為子乎？此悔是須臾之間耳。婿之從者，猶有番而德惠之者。

羊四章

東門之墀，刺亂也。

淫，亂也。羊，主昏姻道。缺，是詩言淫風流行。

男女有不

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方之日，序亦有禮字。可玩私約相耦，曰奔。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

東門有墀，墀邊有阪，而茹蘆生焉。是女之所思宅其阪上也。東

門，左傳亦出，在鄭繁華地也。除地，去草曰墀。是或為賓客若貴人稅駕設之也。茹蘆，延蔓滋長者也。曰

東門，曰墀，曰茹蘆，曰阪。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其室，皆言其不易微行也。

其人難見也。下曰：子不我即，此言我不子即之故。東門多人行，墀又可畏，况蔓草被阪乎。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

左傳諸侯伐鄭斬行栗注表道

行人之繁也。蓬豆有踐。踐比屋。

豈不爾思。子不我

即。我不子。即有不得已。然子不我。即故缺。然又不

東門之墀二章

風雨思君子也

與子衿並

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

度焉

亂世釋風雨不改度。穀雞鳴。子產曰。為善者

或面諛。朝無骨鯁。故思之。或云。突子忽更入更出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

雞也。淒淒寒疾。良比世壞。亂雨

守夜而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夷險之反。心之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

瀟瀟傳暴疾。白或云。喈喈鳴而

字以音不以義。喈喈猶雞鳴。咿咿膠膠猶雞鳴。歌

歐雞有是兩樣聲。喈喈者依然。喈喈也。膠膠者依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晦月盡也。如晦言夜色。既見君

子云胡不喜

喜憂之反。心之慘。沮變而悅也。或云

說後夷是詩前二章並疊字。卒章變語。與清人羔裘立格同。如未句協韻耳。

風雨三章

子衿刺學校廢也

忽死後百五十年。子產為相。其

鄉校。則是時可知。子貢傳。在世亂則學校不脩焉。



倒前序乱世字是变调繆曰國乱又变也皆有刺乱  
字宜细玩之是序别本作乱世也口前有刺乱  
二首而風雨子衿並繫之世之乱而此二首之相  
比典狂狡之禍致之皆可見是序之密察也

###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鄭乱淫風蕩人學子多去不游  
於藝故留者責之曰子今方服

青青衿而遊惰不愛日我為之悠悠思其廢業也  
札曰為人子者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具慶青  
領是勉學惜寸陰之時也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嗣音屢寄聲  
微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宋玉賦繫齊後兮惠  
問我無乃從流俗而全失  
樂泮之志乎忠告之辭也

###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

青佩蓋亦具慶學子所佩也傳  
青組綬可疑玉藻作緼組綬是

赤黃色○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近就其  
身喻之青衿青佩亦一例苟轉眄而見之豈可須

更曠學邪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我不往子必知其由子  
不來我曾不知其故

### 挑兮達兮

挑挑窈通輕薄也達放達也左傳無札則  
脫之脫子是達義近挑達者學子之所最

可戒也故在城闕兮

在士女紛萃之地而擊樂急  
君子憂之故可謂遊有常乎出其闈闔

有女如茶鄭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深憂其遊惰消  
日將惑爾不及

也國無綱紀風俗淫辟少年皆棄業遊蕩失志於  
卒章著之○首章待其傳語也二章望其面晤也  
卒章無音無來思之愈切也樂泮君子厚其交遊  
亦可見脩辭也夫○邦刻本兮上有也字衍也

### 子衿三章

### 揚之水閔無臣也

依舊憎狂狡也據史記忽死後  
十四年而祭仲死閔猶碩人閔

莊姜作詩時忽既死故曰閔不曰刺疏云作詩時  
忽實未死案疏泥詩之辭耳詩於忽死後為生時



言語曰惡  
仲閔忽也  
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前序  
曰非美曰臣強曰權臣曰狂童皆無臣  
之謂也至此終以死亡故作是詩閔之  
也有女揚水其辭遜於他篇然錄之以始終忽之  
也亂也有女追刺忽未即位之初次四首權臣跋  
扈次四首國家壞亂揚水閔忽既死之後以終焉  
十篇一轄是編緝之意也微序詩其不可見已  
揚之水不流束楚御臣下焉王風一意終鮮兄弟  
維予與女設人而予之也權臣奪政忽抱空罟而  
八人鮮兄弟言其相與離也無信人之言人實廷  
與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同無信人之言人實廷  
女忽雖死狂狡猶在恣暴滋甚故君子追閔忽曰  
鮮兄弟唯人言不可信彼狡童實誑女使女至  
此矣君子惡祭仲之狂狡滋甚故其成辭如是

揚之水不流束薪

平王崩後二十餘年而忽終鮮兄

弟維予二人

予雖投人而詠之是真忠臣護君而

是詩其伊人欬小雅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忽既  
讒人周極攝我二人人實不信是惡祭仲今日之  
閔之曰人實廷女曰人實不信是惡祭仲今日之  
妄者也實字可味實如是則忽之見誑亦可閔

揚之水二章

出其東門閔亂也

閔國之衰亂也宜與野有蔓草

下三篇是十之餘也鄭自莊公害弟而釀公子五  
爭之亂厲公在櫟十七年國有二君人心兇兇以  
致此公子五爭兵革不息二句亂之所由也三篇  
衰亂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皆有兵革字五爭桓十  
一年忽出厲公入一也十五年厲公出忽入二也  
十七年弑忽立子亶三也十八年齊殺子亶祭仲



立子儀四也莊十四年厲公殺子儀復歸五也春秋以厲公為君故忽不稱爵男女相棄此衰世

宰家相棄文相變民人思保其室家焉此衰世

故曰閔夫保室家生民之常也兵革窮民淫風亂俗夫婦衰薄日呂流亡於是民思保其室家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言遊世亂男女無別故處子出遊

竊窈作態也非必皆有淫心雖則如雲匪我思存治客出遊者

不可與保家也不存於姬聊樂我員綯衣綦巾綯白色綦蒼

陋服也巾或曰佩聊樂我員叙文本亦作云韓詩

中或云衰頭之巾聊樂我員叙文本亦作云韓詩

出其閨閣蓋即東門也門外有副城回曲有女如荼

茶花白而叢萃况衆麗人之粉面成隊也此象雖

則如荼匪我思且去存一字愈益厭之之意且猶

所欲而今使人情如此非綯衣茹蔥聊可與娛語

愈益自安矣茹蔥以滌絳不必巾而已或云綯衣

茹蔥自目其妻案自呼妻曰樂曰娛古人恐晒之

### 出其東門二章

野有蔓艸思遇時也思得嘉時而相配也亦是閔

之年月也欲及其時君子之澤不下流字邦刻本

而成昏是思過也則有盖有所傳致祭統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

下流呂氏云是句講師見零露之語而附益之彙



纂因之曰取反與以為解噫皆不連序意耳彙纂  
不足辨唯呂氏可憮車牽序曰德澤不加於民詩  
豈有露字乎是猶前序有五爭兵革彙纂譏前序  
曰經文無干戈擄攘男奔女竄景象全不解序文  
耳是句不共  
零露相聞  
民窮於兵革是時鄭有二君狂童恣  
息故民卒困窮也此  
男女失時  
嫁也詩與衛之  
言思過時之所由  
有狐同序皆繫於上而不  
思不期而會焉此因  
智於民有狐亦曰男女失時  
而多其思昏姻者非大無信也是序曰君子之澤  
不下流有狐拳荒政多昏之札皆示閩民風上之  
意也序義不明則詩亦長夜耳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

賦也野者邂逅之地也  
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人清揚婉兮

美一人是男  
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之月鰥夫彷徨中野而曰野露方漙矣是昏時也  
我所思清揚可愛若今得不得而過於此將相約  
以遂我所願也此男子彷徨中野露中景景有求  
猶有狐緜緜在彼淇梁雖淫漙乎其咎在上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

次曰零露漙漙  
有美一人婉

如清揚

衰如抑  
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庶幾有臧夫我鰥而子寡不唯適我願也二人終  
焉允臧喪耦之相求於是句寫之有孤是雙相思  
也是詩亦非草相思二序  
並曰男女失時亦是義也

野有蔓草二章

溱洧刺亂也

溱洧亂也不唯如東門之墠宜淫無忌  
夫鄭桓武皆良君也莊公亦有失位

力於王室而為諸侯之雋至忽之身始失政失位  
國以潰亂公子五爭終致溱洧之大壞故曰是詩



終忽十篇之亂焉是詩蓋兵革不息男女相棄公  
作於女曰鷄鳴前數十年子五爭句而意則子前序通凡序文變化而再提  
是二句可味夫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兄弟相  
殺民何淫風大行夫婦相棄則人情淫放淫風流  
也相親君防也庶人水也防壞而水從之  
也莫之能救焉雖沈濫如之何哉故不能救桑中序  
起句曰公室淫亂結句曰不可止焉子是全同序  
之脩辭精碎寓教如此惡得旨膚淺議之  
溱與洧方渙渙兮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鬻浴注祓  
草沐浴舊說鄭俗除如今三月上巳水上鬻浴以香  
三月祓除水上也夏小正五月蓄蘭說曰為沐浴也當  
祓除之時恣是汗行蓋主意所存也女曰觀乎  
遊於洧之外也興下句映帶成義

士與女方秉簡兮也蓋為鬻浴  
且往觀乎

溱與洧方渙渙兮

洧之外洵訏且樂

士有外心女猶要之寫其善淫也訏言寬曠可諛

維士

與女伊其相諠贈之以勺藥

勺藥猶貽我握椒媚其花容焯約以為好

溱與洧瀏其清矣

瀏清良瀏亮之瀏渙渙言水之盛瀏清言水之美

士與女

殷其盈矣

兼簡見其遊戲無別也殷盈見其淫風大行也首章之趣在二方字卒章之趣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女而擣男

且往觀子洧之外洵訏且樂

蓋水洧人多故誘之

與女伊其將諠

鄭公善破字句不破將作

贈之以

勺藥

溱洧刺國俗大壞也莊公害茅公子五爭人倫滅於上故也荀子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



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至哉古之傳乎寔與序符契盈欲者發於情也不愆止者止於禮儀也誠比金石聲內宗廟左傳所謂周樂而季札所贊美是也桑中漆洧亦君子憂國忠孝之發比金石肉宗廟一也古者大師陳列國之詩則大司樂因而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故周樂皆正聲也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故詩三百無非禮之詩矣孔子門以是為教首使門人小子講習之豈有所謂鄭聲淫者乎

### 漆洧二章

緇衣

清人

羔裘

女曰鷄鳴

### 鄭國二十一篇

有女同車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山有扶蘇  
狡童  
褻裳

丰

風雨

揚之水

東門之墠

子衿

出其東門  
野有蔓艸

漆洧

## 毛詩考卷七



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the top right corner of the right page.

Faint, illegible text visible through the paper from the reverse side.

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of the right page, including the word 'KONT'.





